魏　散騎常侍　崔鴻　撰

張駿

張駿字公庭（一作彦）寔之世子永嘉元年生幼而奇偉建興四年封覇城侯十歲能屬文卓越不羈而淫縱過度常夜微行於邑里國中化之及統任年十八先是愍帝使者黃門郎史淑侍御史王冲在姑藏左長史汜禕右長史馬謨等諷淑冲令拜駿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領護羌校

尉涼州牧西平公大赦境內置前後左右四率官繕南官劉曜又遣使拜駿上大將軍涼州牧涼王冬十二月涼州別將隴西辛晏阻兵於枹罕不服駿讌羣臣於閑豫堂遣武威太守竇濤等率兵討之從事劉慶諫曰覇王不以喜怒興師不以乾沒取勝必須天時人事相得然後乃起辛晏父子安忍凶狂其亡可待柰何以饑年大舉徧寒攻城乎昔周武廻戈以須亡殷之期曹公緩袁氏使自斃何獨殿下以旋兵爲恥

駿納之乃止駿遣參軍王隰聘於趙劉曜謂之曰貴州必欲追蹤竇融款誠和好卿能保之乎隰曰不能曜侍中徐邈曰君來結好而云不能保何也隰曰齊桓貫澤之盟憂心兢兢諸侯不召自至葵丘之會驕而詭叛者九國趙國之化常如今日可也若政教陵遲尚未能察邇者之變況鄯州乎曜顧謂左右曰此涼州之君子也擇使可謂得人矣 冊府元龜作此涼州高士使乎得人矣 乃厚其禮而遣之

太寧三年春正月駿猶稱建興十二年親耕籍田二月始承元帝凶問大臨三日會有黃龍見於揖次之嘉泉左長史汜禕言於駿曰案建興之年是少帝始起之號帝以凶終理應改易朝廷越在江南音問隔絕宜因龍興改號以章休徵駿不從辛晏以枹罕來降拜爲護軍復有河南之地

咸和元年冬十二月駿懼爲劉曜所逼使將軍宋輯魏纂將兵徙隴西南安二千餘戶於姑臧復遣使修好於成主李雄

咸和二年夏五月駿聞劉曜爲後趙石勒所敗乃去曜官爵復稱晉大將軍涼州牧遣武威太守竇濤金城太守張閬武興太守辛巖揚烈將軍宋輯等帥衆數萬東會將軍韓璞自大夏攻掠秦州諸郡曜遣子南陽王劉胤率步騎四萬迎擊屯於狄道枹罕護軍辛晏告急秋七月駿使韓璞辛巖救之璞進渡沃干嶺辛巖曰我握衆數萬籍氐羌之銳宜速戰以滅之不可以久

久則變生璞曰自夏末以來太白犯月辰星逆行白虹貫日皆變之大者不可輕動輕動不捷爲禍更深吾將久而斃之且劉曜與石勒相攻胤必不能久與我相守也乃與胤夾洮相持積七十餘日軍粮竭乏冬十月璞遣辛巖督運於金城劉胤聞之大悅謂其將士曰韓璞之衆十倍於我羌胡皆叛不爲之用吾粮廩將懸難以持久今虜分兵運粮此天授吾也若敗辛巖璞等自潰彼衆我寡宜以死戰戰而不捷當無死馬得還宜偶脩戈矛竭汝智力士衆咸奮於是使冠軍將軍呼延郊率親御郎三千絶其運路胤自率騎三千襲巖於沃干嶺敗之遂潜逼璞營璞軍大潰死者二萬餘人面縛歸罪駿曰孤之罪一作過也將軍何辱皆赦之胤乘勝追奔濟河攻拔令居斬首二萬級進據振武河西大震駿遣皇甫該禦之金太守張閻袍罕護軍辛晏帥其衆數萬降胤遂入河南之地咸和三年秋九月雨水大敗境内會劉曜東討

石勒長安空虛大蒐講武將襲秦雍理曹郎中索詢諫曰曜雖東征其子胤猶守長安險阻路遥爲主人甚易胤若輕騎憑氐羌以拒我者則奔突難測輟彼東合而逆戰者則寇我未已頃年頻出戎馬生郊外有饑羸內資虛耗豈是殿下子物之謂耶駿曰每患忠言不獻面從背違吾政教缺然而莫我匡者卿盡辭規諫深副孤之望也以羊酒禮之

咸和四年春正月趙太子熙一作毗聞曜爲石勒所擒大懼與南陽王胤等率衆奔上邽諸征鎮皆委城奔潰

咸和五年夏五月駿因曜之亡復收河南地至於狄道置武衛石門侯和漒川甘松五屯護軍與石勒分境六月勒稱天王遣鴻臚孟毅拜駿征西大將軍凉州牧加五一作九錫之命駿恥爲之臣不受留毅不遣初駿之立也姑臧謠曰鴻從南來雀不驚誰謂孤雛尾翅生高舉六翮鳳凰鳴至是復有河南之地秋休屠王羌叛趙來

奔趙河東王石生擊破之駿大懼遣孟毅還使
長史馬詵稱臣於勒兼貢方物時西域諸國獻
汗血馬火浣布犛牛孔雀巨象及諸珍異二百
餘品西域長史李柏請擊叛將趙貞載記作貞爲貞
所敗議者以柏造謀致敗請誅之駿曰吾每念
漢世宗之殺王恢不如秦穆公之赦孟明竟以
減死論羣心感悅駿觀兵新鄉狩於北野因討
輒沒虜破之下令境中曰昔鯀殛而禹興芮誅
而缺進唐帝所以矜洪災晉侯所以成五伯法
律犯死罪暮親不得在朝今盡聽之唯不宜內
寮宿衛耳於是刑清國富是年駿夢一人眉髮
皓白自稱子瑜曰地上之事付汝地下之事付
我駿寤問之有侯子瑜先死得其曾孫亮以爲
祈連令

咸和六年春正月有彩虹五里隆隆如鍾鼓之
聲又有石隕于破胡燋而碎聲如擊鼓聞七百
里其處氣上黑如烟首如赤風一作颯駿少而淫
佚常夜出微行姦亂邑里少年皆化之性又貪

惏以穀帛付民歲收倍利利不充者薄賣田宅以償之

咸和七年羣僚勸駿稱涼王領秦涼二州牧署置公卿百官如魏武晉文故事駿曰此非人臣所宜言也敢有言此者罪在不赦然境內皆稱之爲王羣僚又請立世子駿不從中堅將軍宋輯言於駿曰禮急儲君者蓋重宗廟之故周成漢昭立於襁褓誠以國嗣不可曠儲宮當素定也昔武王始有國元王作儲君建興之初先王在位殿下正名統況今社稷彌崇聖躬介立大業遂殷繼貳缺然哉臣竊以爲國有累卵之危而殿下以爲安踰泰山非所謂也駿納之遂立重華爲世子

咸和八年冬十二月駿初遣參軍傅穎假道於蜀通表京師李雄弗許至是又遣治中從事張淳稱藩於蜀託以假道雄大悅淳因雄之有憾於南氐楊初也因說雄曰南氐無狀屢爲邊害宜先討百頃次平上邽二國并勢席捲三秦東

清許洛掃氛燕趙拯二帝梓宮於平陽迎皇輿於洛邑此英霸之舉千載一時寡君所以遣下臣冒險通誠不遠萬里者以陛下義聲遠播必能愍寡君勒王之志天下之善一也惟陛下圖之雄怒僞許之將使盜覆淳於東峽蜀人橋贊密以告淳淳謂雄曰寡君使下臣行無迹之地通百蠻之域萬里表誠於建康者誠以陛下嘉尚忠義矜戮力之臣能成人之美節故也若欲殺臣者當顯之都市宣示衆目云涼州不忘舊德通使琅邪爲表忠誠假途於我主聖臣明發覺殺之如此則義聲遠著天下畏威今使盜殺之江中威刑不顯何足以揚休烈示天下乎雄大驚曰安有此耶當相放還河右耳雄司隸校尉宣一作景騫言於雄曰張淳壯士宜留任之雄曰寡君以皇輿幽辱梓宮未返天下之恥未雪蒼生之命倒懸故遣淳來表誠大國所論事重

非下吏所能傳使下吏可了則淳本亦不來雖
火山湯海猶將赴之〈無所辭難豈寒暑之足憚
哉雄曰此人矯矯不可得用也乃謂淳曰貴主
英名蓋世士險兵強何不稱帝自娛一方淳曰
寡君以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未能雪天人之大
恥解衆庶之倒懸日昃忘食枕戈待旦以琅邪
中興江東故萬里翼載將成桓文之事何言自
娛耶雄有慚色曰我乃祖乃父亦是晉臣往與
六郡避難此都爲同盟所推遂有今日琅邪若

能中興大晉於中州者亦當率衆輔之淳還厚
爲之禮而遣之淳至龍鶴募兵逼表卒致命於
建康朝廷嘉之初建興中燉煌計吏耿訪到長
安既而遇賊不敢進及奔漢中因東渡江以太
興二年至京都屢上書以本州未知中興宜遣
大使乞爲卿導撫慰涼州時連有難許而未行
至是始以訪守治書御史拜駿鎮西大將軍校
尉刺史公如故選隴西賈陵等十二人配之訪
停梁州七年以驛道不通召還訪以詔書付賈

陵託爲賈客以達之是歲陵始至凉州駿受詔遣部曲督王豐等報謝幷遣陵歸上疏稱臣猶稱建興二十一年而不奉正朔

咸和九年春三月詔遣耿訪王豐齎印綬授駿爲大將軍都督陝西雍秦凉州諸軍事自是每歲使者往來不絕駿讌羣臣於閑豫堂議欲嚴刑峻制衆咸以爲宜參軍黃斌進曰臣未見其可駿問其故斌曰夫法制所以經綸邦國篤俗齊物既立必行不可窪隆也若尊親犯令即法不行矣駿性嚴猛乃屏几改容曰夫法惟上行制無高下且微黃生吾不聞過矣可謂忠之至也即於坐擢爲燉煌太守是年天雨五穀于武威燉煌植之悉生因名天麥初軌及二子寔茂雖保據河右屬天下之亂所在征伐軍旅之事無歲亡之及駿嗣位境內漸平駿有計略於是厲操改節勤脩庶政總御文武咸得其用遠近嘉謀多所延納號稱賢君

咸康元年夏四月寧戎校尉張瓘敗趙將王擢

於三交城駿遣西胡校尉沙州刺史楊宣率衆越流沙伐龜茲鄯善宣以部將張植爲前鋒所向風靡軍次焉耆國國王龍熙拒戰於賁崙城爲植所敗進屯鐵門未至十餘里熙又率衆先要之於遮留谷植將至或曰漢祖畏於栢人岑彭死於彭亡今谷名遮留殆將有伏植單騎嘗之果有伏發植馳擊敗之進據尉犂熙率其衆四萬人肉袒詣宣降於是西域諸國及前部于寘王並遣使詣姑臧奉貢冬十二月鄯善王元禮一作孟獻女珠好號曰美人立賓遐觀以處之是年得玉璽於河其文曰執萬國建無極時駿盡有隴西之地分武威武興西平張掖酒泉建康西海西郡湟河晉興廣州廣州晉書地理志作須武合十一郡爲涼州以世子重華爲五官中郎將涼州刺史分金城興晉武始南安末晉大夏武城漢中八郡爲河州以寧戎校尉張瓘爲刺史分燉煌晉昌高昌三郡及西域都護戊巳校尉玉門大護軍三營爲沙州以西胡殺尉楊宣爲刺史

駿自稱大都督將軍假涼王督攝三州事又於姑臧城南築城起謙光殿於其中晝以五色飾以金玉窮珍極巧殿之四面各起一殿東曰宜陽青殿以春三月居之南曰朱陽赤殿夏三月居之西曰政刑一作正德白殿秋三月居之北曰玄武黑殿冬三月居之章服器物皆依方色其傍皆有直省內官寺署一同方色及末年任所遊處不復依四時而居駿士馬強盛雖稱臣於晉不行中朝正朔舞八佾建豹尾車服旌旗一如王者置百官官號府寺皆擬天朝而微異其名始設祭酒郎中大夫舍人謁者等官官僚莫不稱臣又有閑豫堂前有閑豫池池中有五龍畫日見彩移時乃滅水通變色遂鑄銅龍於其上初戊巳校尉趙貞不附於駿駿擊擒之以其地爲高昌郡

咸康二年夏五月雨雪降霜駿避正殿素服命羣僚極言得失境內大饑穀價踊貴市長譚詳請出倉穀與百姓秋收三倍徵之從事陰據諫

曰昔西門豹宰鄴積之於人鮮扁蒞東封之邑計入三倍文侯以豹有罪而可賞扁有功而可罰今詳欲因人之饑以要三倍及裘傷皮未足諭之駿納之

咸康三年駿遣參軍麴護等上疏曰東西隔塞踰歷年載夙承聖德心繫本朝而江吳一作湖寂茂餘波莫及雖肆力脩塗同盟靡恤奉詔之日悲喜交并天恩光被褒崇輝渥即以臣爲大將軍都督陝西秦雍涼州諸軍事休寵振赫萬里懷戴嘉命顯至銜感屏營伏惟陛下天資岐嶷堂構晉室遭家不造播幸吳楚宗廟有黍離之哀園陵有殄廢之痛普天咨嗟含氣悲傷臣專命一方職在斧鉞遐域僻陋勢極秦隴勒雄既死人懷友正謂季龍奉朔之命皆不崇朝而皆篡繼凶逆鴟目有年東西遼曠聲援不接遂使桃虫鼓翼四夷諠譁向義之徒更思背誕鉛刀有干將之志螢燈希日月之光是以臣前章懇切欲齊力時討而陛下雍容江表坐觀禍敗懷

目前之安替四祖之業驅檄布告徒設空文臣
所以宵吟荒漠痛心長路者也且兆庶離主漸
冉經世先老消落後生靡識忠良受梟懸之罰
羣凶貪縱橫之利懷君戀故日月告流雖時有
尚義之士畏逼首領哀歎窮廬臣聞少康中興
由於一旅光武嗣漢衆不滿百祀夏配天不失
舊物況以荊揚慓悍臣州突騎吞噬遺羯在於
掌握哉願陛下敷弘臣慮未念先績敕司空鑒
征西亮等況舟江汚使首尾俱至也自後駿遣
使多爲石虎所獲不達京師後駿又遣護羌參
軍陳寓從事徐虓華馭等至京師征西大將軍
庾亮上疏言陳寓等冒險遠至宜蒙銓叙詔除
寓西平相虓等爲縣令

咸康四年

咸康五年冬十月駿以右長史任處領國子祭
酒立辟雍明堂而行禮十一月以世子重華行
涼州事

咸康六年命西曹掾集閣內外事付索綏以著

涼春秋駿復遣別駕馬詵入貢於趙表辭蹇傲
趙王虎大怒欲斬詵侍中石璞切諫止之
咸康七年駿作薤露行曰在晉之二世皇道昧
不明主暗無良臣奸亂起朝廷七柄失其所權
綱喪典刑愚猾竊神器牝鷄又晨鳴哲婦逞幽
虐宗祀一朝傾儲君縊新昌帝執金墉城禍釁
萌宮掖胡馬動北坰三方風塵起玁狁竊上京
義士扼素腕感慨懷憤盈誓心蕩衆狄積誠徹
炅靈又作東門行曰勾芒遇春正衡紀運玉瓊

明庶起祥風和氣翕來征慶雲蔭八極甘雨潤
四坰炅天降靈澤朝日耀華精嘉苗布原野百
卉敷時榮鳩鵲與鶖黃間關相和鳴菉萍覆靈
沼香花揚芳塵春遊誠可樂感此白日傾休否
有終極落葉思本莖臨川悲逝者節變動中情
咸康八年春正月駿遣其將和驎謝艾討南羌
于闐大破之
建元元年駿田於建西碖石縣秋九月改碖石
縣爲金澤縣置狄道縣分屬涼州又以狄道縣

立武始郡

建元二年秋八月天有大聲下震地盂池縣有怪夜室如晝曉起視西北間有光明照地武威姑臧人有白興者以女爲妾其妻妬之興怒以未閹也將爲怪乎乃於姑臧市轘而殺之是月沉陰昏暝霧霾四塞

永和元年冬十月駿復遣兵伐焉耆降之

永和二年夏五月戊子駿有疾豪出遊不識其處見一丈餘向之張口而言曰更九日當有嘉問遂經九日六月丙戌薨於正德殿在位二十二年時年四十私謚曰文公晉穆帝遣使冊贈大司馬謚曰忠成公秋七月葬大陵及祚僭號追尊文王廟號世祖

春秋卷第七十二

就李胥喬孫訂

崔逢泰校

太后[illegible]日[illegible]太公林上日[illegible]大[illegible]又[illegible]
二年[illegible]年四十[illegible]日文公晉[illegible]
[illegible]日六[illegible]大[illegible]二十
[illegible]日[illegible]日[illegible]

前涼錄四

春秋卷第七十三

魏 散騎常侍 崔鴻 撰

張重華

張重華字泰臨一作太林駿之第二子也寬和懿重沉毅少言父卒時年十六晉永和二年夏六月右長史任處上重華爲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太尉護羌校尉涼州牧西平公假涼王大赦境內建元永樂尊嫡母嚴氏爲太王太后居永訓宮生母馬氏爲王太后居永壽宮輕賦斂除關

稅省園囿恤貧窮遣使奉章於石虎未幾虎遣將軍王擢襲武街執護軍曹權胡宣等徙七千餘戶於雍州虎又遣梁州刺史麻秋將軍孫伏都等侵寇不輟進軍武威金城太守張冲降之縣令燉煌車濟守節不屈伏劍而死進陷大夏大夏護軍梁式執太守宋晏以城應之遺書誘致宛戍都尉宋矩矩乃自刎涼州振動重華悉發境內兵使征南將軍裴恒將之以禦趙兵恒壁於廣武久而不戰欲以時日弊之復遣宋輯爲之後繼濟河次於金城將決大戰乃有黑虹下於營中懼而遁歸牧府相司馬張耽言於重華曰臣聞國以兵爲強以將爲主主將者存亡之機吉凶所係故燕任樂毅剋平全齊及任騎劫喪七十城之地是以古之明君靡不慎於將相也今之所要在於軍師然議者舉將多推宿舊未必妙盡精才也且韓信之舉非舊名也穰苴之信非舊將也呂蒙之進非舊勳也魏延之用非舊德也蓋明王之舉舉無常人才之所堪

則授以大事今疆寇在郊諸將不進人情騷動
危機稍逼主簿謝艾兼資文武明識兵略若授
以斧鉞委以專征必能折衝禦侮殲殄凶類重
華乃召艾問以討寇方略艾曰昔耿弇不欲以
賊遺君父黃權願以萬人當寇乞假臣兵七千
爲殿下吞王擢麻秋等重華大悅拜艾爲中堅
將軍給步騎五千（一作七千）使擊之艾進與秋戰大
破之斬秋將綦毋安等俘斬萬五千級秋七月
有司議遣司兵趙長迎秋於西郊謝艾以春秋
之義國有大喪省蒐狩之禮宜待踰年別駕從
事索遐議曰禮天子崩諸侯薨未殯五祀不行
既殯而行之魯宣三年天王崩不廢郊祀今王
統承大位百揆維新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立秋萬物將成殺氣之始其於王事杖鉞誓衆
暴鼓禮神所以討逆除暴成功濟務寧宗廟社
稷致天下之福不可廢也重華從之
永和三年夏四月麻秋進攻枹罕晉昌（一作陽）太
守郎坦以城大難守欲奔外城武威（一作城）太守

張俊曰棄外城則衆心動大事去矣不可以動衆心寧戎校尉張據從俊言固守大城秋率衆八萬圍壘數重雲梯電拋（一作車）地突百道皆通於內城中亦起雲梯電車穿地應之殺傷秋衆數萬石虎復遣別將劉渾等率步騎二萬會之郎坦恨言之不從教軍士李嘉潛與秋通引賊千餘人上城西北隅據督宋脩張弘辛梪郭普等拒之短兵接戰殺二百餘人趙兵乃退據斬李嘉以狥燒其攻具秋退保大夏謂諸將曰我用兵於五都之間攻城略地往無不捷及登秦隴謂有征無戰豈悟南襲仇池破軍殺將築城長最疋馬不歸及攻此城傷兵挫銳殆天所贊非人力也虎聞而嘆曰吾以偏師定九州今以九州之力困於枹罕真所謂彼有人焉未可圖也乃以中書監石寧爲征西將軍帥并司州兵二萬餘人爲秋等後繼重華將宋秦等帥戶二萬降於趙復以謝艾爲使持節軍師將軍率步騎二萬進次臨河秋以三萬衆來拒事具艾傳

艾遣別將張琁從左南緣河而截其後趙軍乃
退艾乘勝追擊復大破之斬秋將杜勳汲魚俛
斬一萬三千級秋匹馬奔大夏夏五月秋與石
寧復率衆十二萬據枹罕進屯河南遣劉寧王
擢略地晉興廣武武街越洪池嶺至於曲柳重
華使將軍牛旋拒之退守枹罕姑臧大振重華
議欲親出拒之謝艾固諫以爲不可別駕從事
索遐進曰賊衆甚盛漸逼京畿君者國之鎮也
不可以親動左長史謝艾文武兼資國之方邵

宜委以推轂之任殿下居中作鎮授以策略小
賊不足平也重華納之乃以艾爲使持節都督
征討諸軍事行衛將軍退爲軍正將軍率步騎
二萬拒之別將楊康敗劉寧於沙阜寧退屯金
城秋七月石虎復遣征西將軍孫伏都將軍劉
渾率步騎二萬會麻秋軍長驅濟河來擊遂城
長最艾軍進次神烏王擢與艾前鋒戰敗退遁
河南八月戊午艾進擊秋大破之秋遁歸金城
艾還討叛虜斯國一作胥真等萬餘落皆破平之

斬首千餘級俘擒二千八百戶獲牛羊十餘萬頭麻秋又襲擊重華將張琚琚敗失軍三千餘人抱罕護軍李達帥衆七千奔降於趙自河以南氐羌皆附之冬十月乙丑康獻皇后詔遣侍御史俞歸至涼州授重華侍中大都督督隴右關中諸軍事大將軍涼州刺史護羌校尉假節西平公歸至姑臧重華方謀爲涼王以位號未稱怒不受詔羣僚共上重華爲丞相涼王領雍秦涼三州牧使所親信人沈猛私謂歸曰我家主公奕世忠於晉室今曾不如鮮卑何也臺加慕容皝爲燕王而主公甫授州主大將軍何以勸有功忠義之臣乎明臺今宜移河右共勸州主爲涼王大夫出使苟利社稷專之可也歸對曰吾子失言王者之制異姓不得稱王九州之內重爵不得過公漢高一時分王異姓尋皆誅滅蓋權時之宜非舊體也故王陵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伐之至於戎狄不從此例春秋時吳楚稱王而諸侯不以爲非者蓋蠻夷畜之也

假今齊魯稱王諸侯豈不四面伐之聖上以貴公忠賢故爵以上公位以方伯寵榮極矣鮮卑北狄豈足爲比哉何子失問也且吾又聞之有殊勳絕世者亦有不世之賞今貴公始繼世而便爲王設貴公率河右之衆南平巴蜀東掃趙魏修復舊都以迎天子返洛陽天子復以何爵何位可以加賞乎幸三思之猛具宣歸言乃止永和四年重華自以連破勍敵頗怠政事希接賓客司直索遐諫曰殿下承四聖之業當升平之會荷當今之重任憂率土之塗炭宜躬親萬機開延英乂夙夜乾乾勉於庶政自頃內外囂然皆云去賊投誠者應即撫慰而彌日不接國老朝賢當虛已引納詢訪政事比多經旬積朔不留意接之文奏入內歷月不省廢替見務注情於奕棋之間繾綣左右小臣之娛不存將相遠大之略至使親臣不言朝吏杜口愚臣所以廻惶憂懼忘寢與食也今王室如燬百姓倒懸正是殿下銜胆茹辛厲心之日深願垂心朝政

延納直言用一作周爰五美以成六德捐彼近習彌塞外聲修政聽朝使下觀化重華覽之大悅優文荅謝然不之改也是年天竺國重驛來貢其樂器有鳳首箜篌琵琶五絃笛銅鼓毛圓都曇銅鼓等九種爲一部工十二人歌曲有沙石疆舞曲又有天曲

永和五年秋九月涼州官屬復上重華爲丞相涼王雍秦涼三州牧重華好與羣小遊戲屢出錢帛以賜左右寵臣又喜慱奕頗廢政事從事一作徵士索振諫曰先王寢不安蓆志平天下故繕甲兵積資實大業未就懷恨九泉殿下遭巨寇於諒闇之中賴重餌以挫勍敵今遺燼尚廣倉廩虛渴金帛之費所宜慎之豈可輕有虛耗以與無功之人乎昔世祖即位躬親萬機章奏詣闕報不終日故能隆中興之業定萬世之功今章奏停滯動經時月下情不得上達沉冤困於囹圄殆非明王之事也臣竊未安重華善之

永和六年春二月重華讌羣僚於閑豫堂講論

經義

永和七年冬十二月石虎西中郎將王擢屯結隴上爲秦苻雄所破率衆來奔重華厚寵之以爲征虜將軍秦州刺史假節

永和八年春二月重華遣將軍張弘宋脩一作宗愍等率步騎萬五千會王擢伐秦秦苻健遣衛將軍苻碩禦之戰於龍黎擢等大敗沒軍士三千餘虜張弘宋脩等王擢棄秦州單騎奔還姑臧重華痛之素服爲戰亡吏士舉哀慽慟各遣吊問其家夏五月重華復遣王擢率衆二萬伐上邽秦州郡縣多應之秦將苻碩戰敗奔長安重華因遣使上疏請伐秦曰季龍自斃遺燼遊魂取亂侮亡覩機則發臣今遣前鋒都督裴恒帥步騎七萬遥出隴上以俟聖朝赫然之勢山東騷擾不足厝懷長安膏腴宜速平蕩臣守任西荒山川悠遠大誓六軍不及聽受之末猛將鷹揚不豫告成之次瞻雲望日孤憤義傷彈劍慷慨中情蘊結秋七月康獻皇后詔進重華爲涼

州牧

永和九年秋九月重華欲誅西河相張祚厩馬四十疋其夜悉無後尾冬十月無雲而雷聲皆東南引日暴出如火中有三足烏形見分明五日乃止十一月巳未重華寢疾臨春坊遣左長史馬岌册拜于靈耀（一作耀靈）爲世子大赦境內殊死已下丁卯薨於平章殿年二十四（載記作二十七）在位八年（載記作十一年）葬顯陵私謚曰昭公及祚僭號追謚桓王廟號（闕）祖穆帝賜謚曰敬烈

張靈耀

張靈耀字元舒重華子也年纔十歲立爲世子嗣事稱大司馬大將軍護羌校尉涼州刺史涼州牧西平公伯父長寧侯祚有勇力吏幹而性傾巧善承內外初與重華寵臣右長史趙長尉掾等結異姓兄弟都尉張據及謝艾士言權幸用事公室將危宜盡逐長等重華不納及疾甚手令徵艾長等秘而不宣重華既卒長等矯稱遺令以祚爲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撫軍大

將軍輔政長等建議以爲時難未夷宜立長君靈耀冲幼請立長寧侯祚祚先烝重華母馬氏乃密說馬氏遂從長議廢靈耀爲寧涼侯而立祚尋爲宋混等所攻乃使楊秋胡將靈耀於東宛拉其腰而殺之埋之於沙坑秘謚曰哀公

張祚

張祚字太伯小字舜斯駿之庶長子也博學雄武有政事之才駿之二十一年拜延興太守封長寧侯重華薨子靈耀嗣及靈耀見害祚遂自立稱大都督大將軍護羌校尉涼州牧涼公祚既得志恣爲淫虐通重華妃裴氏自閤內勝妾及駿重華子女未嫁無不淫亂國人士相視以目咸賦牆茨之詩永和十年春正月祚從趙長尉緝等議僭即王位於謙光殿（載記作帝位）立宗廟置百官郊祀天地用天子禮樂下書曰昔金行失馭戎狄亂華胡羯氏羌咸懷竊璽我武公以神武撥亂保寧西夏貢款勤王旬朔不絕四祖承光忠誠彌著往

受晉禪天下所知謙冲遜讓四十年於茲矣今中原喪亂華夷無主羣后僉以九州之望無所依歸神祇岳瀆罔所憑係遍孤攝行大統以一四海之心辭不獲已勉從衆議待掃穢二京蕩清周魏然後迎帝舊都謝罪天闕思與兆庶同茲更始乃改建興四十二年爲和平元年大赦殊死已下賜鰥寡穀帛加文武爵各一級收酒泉大守謝艾殺之追尊魯祖軌爲武王祖寔爲昭王從祖茂爲成王父駿爲文王弟重華爲桓王立妻辛氏爲王后又立妻吔干氏爲王后子大和爲太子弟天錫爲長寧王子庭堅爲建康王重華少子玄靚（一作玄靖又作天靚）爲涼武侯改燉煌郡爲商州其夜天有光如車蓋聲若雷霆震動城邑明日大風拔木黑氣（一作風）晝闇災異屢見而祚淫虐愈甚尚書馬岌以切諫坐免官郎中丁琪復諫曰自我先公累執忠節遠宗吳會持盈守謙五十餘載蒼生所以鵠企西望四海所以注心大涼皇天垂賛士庶效死者正以先公

道高彭昆忠踰西伯萬里遁虞守節不二故能以一州之衆抗崩天之虜師徒歲起人不告疲陛下雖以大聖雄姿纂戎鴻緒勳德未高於先公而行革命之事臣竊未見其可華夷所以歸繫大涼義兵所以千里嚮赴者以陛下能奉晉室故也今既自專大高競則一隅之地何以當中岡之師城峻衝生負乘致寇惟陛下圖之祚大怒斬之於闕下遣別將和昊伐驪軒戎於南山大敗而還冬十月晉太尉桓溫入關秦州刺史王擢時鎮隴西馳使於祚言溫善用兵勢在難測祚既震懼且慮擢之反噬乃召馬岌復位而與之謀密遣親信人刺擢事竟不克祚益懼遂大聚衆聲言東征實欲西保燉煌會溫還而止更遣平東將軍秦州刺史牛覇司兵張芳率三千人擊擢破之十一月擢帥衆奔秦

永和十一年即祚和平二年也祚廢諸神祀山川枯竭置五都尉司人姦過禁四品以下不得衣繒帛庶人不得畜奴婢乘車馬百姓悁憤國

中仲夏雨雪降霜殺苗稼果實行人凍死祚宗
人河州刺史張璡時鎮枹罕士衆強盛祚猜忌
之遣別將易揣張玲帥步騎萬三千以襲之又
廣徵兵三十餘道入擊南山諸種夷時張掖人
涼國將有大變并陳祚三不道祚大怒叱鸞爲
妖言沮衆斬之以狥三軍乃發鸞臨刑曰我死
不二十日兵敗於外王必死於內必矣祚族滅之
有神降於玄武殿自稱玄冥與人交語祚日夜
祈之神言與之福利祚甚信之衆知祚必敗而
凶暴彌甚上下憤憾秋七月祚又遣張掖太守
索孚代璡鎮枹罕使璡討叛胡璡聞之斬孚起
兵玲等濟河未畢又爲璡兵所破揣單騎奔走
璡兵躡之祚衆震懼璡遣兵傳檄州郡欲廢祚
以侯還第復立靈耀先是驍騎將軍燉煌宋混
兄修素與祚有隙祚疑之至是大懼八月混與
弟澄等西奔招合夷晉衆至萬餘人遂以應璡
還向姑藏九月次於武始大澤混等爲靈耀發

哀閔月進至姑臧祚收璩弟琚及子嵩將殺之
琚嵩聞之募市人數百揚聲言張祚無道我兄
大軍已至城東敢有舉手者夷三族祚登神雀
觀琚嵩殺祚守門卒死者四百餘人斬西門關
納混等領軍將軍趙長開宮門應之長等懼罪
入閣呼重華母馬氏出議光殿拜靈耀庶弟玄
靚爲主混遂長驅入殿中大呼稱萬歲祚以長
等破混也下觀勞之見混等乃案劍殿上大呼
叱左右力戰祚素失衆心莫肯爲之鬬者長奮
槊刺祚中頰祚奔入萬秋閣爲厨士徐黑所殺
混等梟其首宣示中外暴尸道左城內咸稱萬
歲以庶人禮葬之并殺其二子祚立三年而亡
易揄等引兵入殿收長等殺之璩入姑臧遂立
重華少子玄靚爲大都督大將軍涼王自爲涼
州牧行大將軍事天錫卽位備禮改葬祚於愍
陵追謚威王封子庭堅爲金澤侯

卷秋第七十三卷

項琳之
就李
屠喬孫
同訂

涼錄五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張玄靚 一作玄靖

張玄靚字元安重華之少子母郭夫人所生也祚既被殺宋混張琚等上玄靚爲持節大將軍涼州牧護羌校尉西平公時始年七歲廢和平之號復稱建興四十三年大赦境內及張瓘至姑臧推玄靚爲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王自爲衛將軍領兵萬人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

尚書令涼州牧張掖郡公行大將軍事以宋混爲尚書僕射改易僚屬隴西李儼據郡不受璠命誅大姓彭姚自立於隴右奉中興年號百姓歸之玄靚遣將軍牛霸率衆討之未至而西平衛綝亦據郡叛霸率衆大潰單騎奔還璠欲先誅綝以兄珪在綝中爲疑綝亦以弟在璠中故彼我經年不相伐西平郭勛解天文不應州郡之命綝禮聘之勛曰張氏應衰衛氏當興豈得以一弟而滅一門宜速伐璠綝將從之璠遣弟琚領大衆擊綝敗之西平田旋復要酒泉太守馬基背璠起兵以應綝旋謂基曰綝擊其東我等絕其西不出六旬天下可定斯閉戶捕舌也基許之璠遣司馬張姚王國將兵二千人擊基敗之斬基旋二人之首傳至姑臧自是璠兄弟強盛負其勳力有篡奪之謀矣

永和十二年春二月秦征西大將軍晉王苻柳遣參軍閻負梁殊使涼以書說玄靚負殊至姑臧張璠見之曰我晉臣也臣無境外之交二君

何以來辱負殊曰晉王與君隣藩雖山河阻絕風通道會故來脩好君何怪焉瓘曰吾盡忠事晉於今六世矣若與苻征東通使是上違先君之志下隳士庶之節其可乎負殊曰晉室衰微墜失天命固已久矣是以涼之先王北面二趙惟知機也今大秦威德方盛涼王若欲自帝河右則非秦之敵欲以小事大則曷若捨晉事秦長保福祿乎瓘曰中州好食言向者石氏使車適返而戎騎已至吾不敢信也負殊曰自古帝王居中州者政化各殊趙爲奸詐秦敦信義豈得一槩待之乎張先楊初皆阻兵不服先帝討而擒之赦其罪戾寵以爵秩固非石氏之比也瓘曰必如君言秦之威德無敵何不先取江南則天下盡爲秦有征東何辱命焉負殊曰江南文身之俗道汚先叛化隆後服主上以爲江南必須兵服河右可以義懷故遣行人先申大好若君不達天命則江南可延數年之命而河右恐非君之土也瓘曰我跨據三州帶甲十萬西

包葱嶺東距大河伐人有餘況於自守何畏於秦負殊曰貴州山河之固孰若殽函民物之饒孰若秦雍杜洪張琚因趙氏成資兵強財富有囊括關中席捲四海之志先帝戎旗西指氷消雲散旬月之間不覺易主主上若以貴州不服赫然奮怒控弦百萬鼓行而西未知貴州將何以待之瓘笑曰茲事當決之於王非身所了負殊曰涼王雖英睿夙成然年在幼冲君居伊霍之任國家安危繫君一舉耳瓘懼乃以玄靚之命遣使稱藩於秦秦因玄靚所稱官爵而授之右將軍宋熙請取天龜觀壞以爲宅玄靚不許

升平元年夏五月東宛大冢上忽有地陷爲澤地燃廣袤數丈六月大風震雷晦冥宮中水深四尺執法御史杜逸言於瓘曰此皆變之大者可移之族人

升平二年夏五月涼州牧瓘猜忌苛虐專以愛憎爲賞罰無復綱紀郎中殷郇陳損益諫之瓘悛惡不改

升平三年輔國將軍宋混賦性忠鯁瓘憚而惡之欲殺混及其弟澄因廢玄靚而自立徵兵數萬集於姑臧混知之與澄及左右壯士楊和等四十餘騎奄入南城中宣告諸營曰張瓘謀逆被太后詔令誅之俄而衆至二千瓘帥衆出戰混擊敗之瓘麾下玄臚刺混不能穿甲混擒之衆悉散去瓘與弟琚皆自殺混夷其宗族入見玄靚遂以混爲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酒泉郡侯假節代瓘輔政混請玄靚去涼王之號復稱涼州牧混謂玄臚曰卿刺我幸而不傷今我輔政卿其懼乎臚曰臚受瓘恩比時唯恨刺節下不深耳竊無所懼混義之任爲心膂是年六月大雨震雷晦冥平地水深六尺宮中四尺

升平四年夏四月驃騎大將軍宋混卒以其弟澄爲領軍將軍輔政秋九月右司馬張邕惡澄專擅起兵攻澄殺之遂滅其族玄靚乃以邕爲中護軍叔父天錫爲中領軍同輔政

升平五年冬十月邕自以功大驕矜淫縱又通
馬氏樹黨專權多所刑殺國人患之復思爲亂
天錫腹心郭增劉肅二人並年十八九因寢謂
天錫曰國家事欲未靖天錫曰何謂也二人曰
今護軍出入有似長寧天錫大驚曰吾早疑之
未敢出口計當云何肅曰政當速除之耳天錫
曰安得其人肅曰肅即是也天錫曰汝年少更
求可與謀者肅曰趙白駒及肅二人足以辦之
矣十一月天錫從兵士四百人與邕俱入朝肅
與白駒剔刀鞘出刃從天錫入值邕於門下肅
斫之不中白駒繼之又不剋二人與天錫俱入
禁中邕得逸走因帥甲士三百餘人及攻禁門
天錫上屋大呼謂將士曰張邕凶逆所行無道
諸宋何罪盡誅滅之傾覆國家肆亂社稷我不
惜死實懼大人廢祀事不獲已故耳我家門戶
事而將士豈可以干戈相向今之所取邕身而
已他無所問天地有靈吾不食言邕衆聞之乃
悉散走邕以劍自刎而死於是悉誅邕黨玄靚

以天錫爲使持節冠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輔政玄靚年旣幼冲性又仁弱天錫旣克邕專掌朝政十二月始改建興四十九年奉升平年號

隆和元年春正月晉詔以玄親爲大都督督隴右諸軍事涼州刺史護羌校尉西平公復改南州爲祁連郡

興寧元年秋八月駿妻馬氏卒玄靚以生母郭夫人爲太妃郭氏以天錫專政與大臣疎宗張欽等謀誅之事泄欽等被殺玄靚懼以位讓天錫天錫不受右將軍劉肅一作濟南等議以玄靚幼冲國家多難須立長君勸天錫自立閏月天錫遣肅等夜率兵入禁門潛弒玄靚宣言暴薨時年十四在位九年葬平陵私謚曰沖王孝武帝賜謚曰敬悼公

張天錫

張天錫字純嘏駿之少子也小名獨活初宇公純嘏入朝人笑其三字因自改焉母曰劉美人

玄靚死國人立之謁於太廟尊嫡母嚴氏爲太
王太后生母劉氏爲王后時年十八自號使持
節大都督大將軍護羌校尉涼州牧西平公涼
王遣司馬綸騫奉章請命并送御史俞歸還京
師
興寧二年春二月詔以天錫爲大都督大將軍
督隴右關中諸軍事護羌校尉涼州刺史西平
公夏六月秦遣大鴻臚回國拜天錫爲大將軍
涼州牧西平公

興寧三年春正月天錫驕恣婬昏不恤民務元
日與嬖幸褻飲既不受羣僚朝賀又不朝於永
訓宮從事中郎張慮輿襯切諫且求大覲天錫
不納少府長史紀錫上疏諍時政曰臣聞東野
善驟而敗其駕秦氏富強而覆其國馬力已盡
求之勿休人既勞竭役之無已故也造父之御
不盡其馬明王之治必恤其民天錫亦不從
太和元年冬十月天錫遣使至秦境上告絕於
秦天錫數宴園池政事頗廢蕩難將軍梭書祭

酒索商上書極諫天錫荅曰吾非好行行有得也觀朝榮則敬才秀之士翫芝蘭則愛德行之臣覩松竹則思貞操之賢臨清流則貴廉潔之行覽蔓草則賤貪穢之吏逢颸風則惡兇狡之徒若引而申之觸類而通之庶無遺漏矣初隴西李儼以郡降秦既而復通於天錫十二月羌欽廉岐自稱益州刺史率略陽四千家叛秦就儼

太和二年春三月天錫帥諸軍攻儼使別駕楊璫爲使持節征東將軍向金城晉興相常據爲監前鋒軍事前將軍向金城晉興相常據白土天錫自將二萬人次倉松夏四月天錫進攻儼大夏武始二郡皆下之常據敗儼兵于裘谷天錫進屯左南儼懼退守枹罕遣其兄子純謝罪於秦且請救於秦秦遣王猛及楊安王撫邵羌等帥步騎二萬救儼猛使邵羌追欽岐王撫守侯和姜衡守白石猛與楊安救枹罕天錫遣楊璫逆戰於枹罕東璫大敗殺士卒七千餘

級猛遂與天錫相持於城下因遺天錫書曰吾受詔救儼不令與涼州戰今當深壁高壘以聽後詔曠日持久恐二家俱弊非良策也若將軍退舍吾執儼而東將軍徙民西旋不亦可乎天錫謂諸將曰猛書如此吾本來討叛不來與秦戰遂引兵歸

太和三年天錫別置臨松郡

太和四年春立子大懷爲世子是時姑臧北山楊樹生松葉西死牝鹿角東死銅佛生毛延興地震陷裂水出天錫素服避正殿引咎責罪

太和五年晉復遣使拜天錫都督隴右關中諸軍事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

咸安元年時天錫之八年也火燃於地中三十餘所而天錫荒於聲色不恤政事夏四月秦王苻堅乃遣據率其甲士還涼州使著作郎關負梁殊送之因命王猛爲書諭天錫曰昔貴公稱藩劉石者惟審於強弱也今論涼土之力則損

於往時語大秦之德則非三趙之匹而將軍翻然自絕無乃非宗廟之福也歟夫以秦之威旁振無外可以囘弱水使東流返江河使西注關東既平將移兵河右恐非六郡士民所能抗也劉表謂漢南可保將軍謂西河可全吉凶在身元龜不違宜深籌妙慮自求多福無使六世之業一旦而墜地也天錫大懼遣使稱藩於秦秦遣使拜天錫使持節都督河右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涼州牧西平公

咸安二年天錫母劉氏卒先是天錫遣使者孟公明持節以蒲輪玄纁徵燉煌處士郭瑀瑀字元瑜少有趙俗之操東游張掖師事郭荷盡傳其業精通經理雅辨談論多才藝善屬文荷卒瑀以爲父生之師成之君爵之而五服之制師不服重盡聖人謙也遂服斬衰廬墓三年禮畢隱於臨松之雚谷鑿石窟而居之服栢實以輕身作春秋墨說孝經錯緯弟子著錄千餘人天錫備禮徵之遺瑀書曰先生潛光九皐懷真獨

遠心與至境冥符志與四時消息豈知蒼生倒懸四海待拯者乎孤忝承時運負荷大業思與賢明同贊帝道昔傅說龍翔殷朝尚父鷹揚周室孔聖車不停軌墨子駕不俟旦皆以黔首之禍不可以不救君不得獨立道由人弘故也況今九服分爲狄塲二都盡爲戎穴天子僻陋江東名儒淪於左衽創毒之甚開闢未聞先生懷濟世之才坐觀而不救其於仁智孤竊惑焉故遣使者虛左授綏鶴企先生乃眷下國公明至山瑀指翔鴻以示之曰此鳥也安可籠哉遂深逃絕迹公明拘其門人瑀歎曰吾逃祿非逃罪也豈得隱居行義害及門人乃出而就徵及至姑臧值天錫母卒瑀括髮入吊三踊而出還於南山

寧康元年春正月天錫以世子大懷爲使持節鎮西將軍高昌郡公更立嬖妾焦氏之子大豫爲世子以焦氏爲左夫人秋七月大水地震西平五十日地動樓崩八月天錫寢疾美人閻姬

薛姬皆自殺冬十月天錫疾瘳大赦境內追悼
二姬葬以夫人禮
寧康二年秋七月初安定梁景燉煌趙肅並以
門胄總角與天錫友昵張邕之誅景肅有勳天
錫深德之賜姓張氏又改其子以爲巳子天錫
諸子皆以大爲字故名景子曰大奕肅子曰大
城景肅等俱參政事人情怨憤從弟從事中郎
張憲與視切諫不納
寧康二年苻堅強盛每有兼幷之志屢來攻之
兵無寧歲又以河州刺史李辯領晉興太守還
鎮枹罕徙涼州治金城天錫大懼乃立壇於姑
臧刑三牲率與軍將軍張寧中堅將軍馬芮等
遥與晉三公盟誓獻書於大司馬桓溫期以明
年夏誓同大舉都會上邽乃遣從事中郎韓博
奮節將軍康妙奉表幷送盟文博有口才溫甚
器之嘗大會溫使司馬刁奕嘲戲之奕謂博曰
君是韓盧後耶博曰卿是韓盧後溫笑曰刁以
君姓韓故相問耳他自姓刁邪得是韓盧後博

曰明公脫未之思爾短尾者則爲刁也闔坐歎服

太元元年夏五月天錫在位十三年秦苻堅下詔曰張天錫雖稱藩受位然臣道未純可遣使持節武衛將軍苟萇左將軍毛盛中書令梁熙步兵校尉姚萇等將兵臨西河尚書郎閻負梁殊奉詔徵天錫入朝若有違王命卽進師撲討是時秦步騎十三萬又命秦州刺史苟池河州刺史李辯涼州刺史王統帥三州之衆爲萇後繼秋七月負殊至姑臧天錫會官屬議之曰今入朝必不返如其不從秦兵必至將若之何禁中錄事席仿曰先公旣有故事以愛子爲質賂以重寶以退其師然後徐爲之計此孫仲謀屈伸之法也衆以仿爲老怯咸怒曰吾世事晉朝忠節著於海內今一旦委身於賊庭辱及祖宗醜莫大焉且河西天險百年無虞若悉境內外兵右招西域北引匈奴以拒之何據知其不捷也天錫自以晉之列藩志在保境攘秩大言曰

吾計決矣言降者斬使謂須殊曰君欲生歸乎死歸乎須等辭氣不屈天錫怒縛之軍門命軍士交射之曰射而不中不與我同心者也毋嚴氏泣曰秦王以一州之地橫制天下東平鮮卑南取巴蜀兵不留行汝若降之猶可延數年之命今以蕞爾一隅抗衡大國又殺其使者亡無日矣天錫不聽使龍驤將軍馬建帥衆二萬拒之八月梁熙姚萇王統李辯濟自清石津攻驍烈將軍梁濟於河會城濟帥衆降甲申苟萇濟自石城津與梁熙等會攻援纏縮城馬建懼自楊非退屯清塞天錫又遣征東將軍常據率衆三萬軍於洪池自將餘衆五萬軍於金昌安西將軍燉煌宋皓言於天錫曰臣晝察人事夜觀天文秦兵不可敵也不如降之天錫怒敗皓爲宣威將軍廣武太守辛章保城固守與晉典相彭知正西平相趙疑謀曰馬建出於行陣必不爲國家用秦軍深入吾等相與率三郡精卒斷其粮運決一朝命矣常據亦欲先擊姚萇須天

錫命故止姚萇率甲士三千爲前鋒馬建帥萬
人拒戰大敗迎降餘衆散走常據席仂皆戰死
癸巳秦兵入清塞天錫復遣司兵趙充哲中衛
將軍史景等帥勁勇五萬與萇戰於赤岸復爲
秦兵所破充哲戰死景亦沒於陣時有風昏闇
天錫大懼出城自戰城中又叛天錫窘逼乃與
數千騎奔還姑臧甲午秦兵至姑臧納左長史
馬芮之言素車白馬面縛輿櫬降於軍門苟萇
釋縛焚櫬送於長安涼州刺史鎮姑臧徙豪右七千
餘戶於關中餘皆安堵如故封天錫爲歸義侯
侍中比部尚書遷右僕射初秦兵將征天錫先
爲築第於長安至則居之先是駿初立時涼州
謠曰劉新婦簸米石新婦炊羖觝蕩滌簸張兒
張兒食之口正披是時姑臧及諸郡國童兒皆
歌之謂劉曜石虎並來伐涼不克至堅而降之
也又天錫所居西昌門及平章殿無故而崩又
憂一綠色狗其形甚長從城東南入欲咋之天

錫床上避匝乃墮地後苟萇來破姑臧著綠地錦袍從東南門入皆如所夢旬日而國亡又楊樹生松天戒若曰松不改柯易葉楊者柔脆之物也此永久之業將集危亡之地也又天水太守史稷暴疾而卒五旬乃蘓云見涼州謙光殿中皆生白瓜至是秦使中書令梁熙等來伐熙小字白瓜其後天錫爲苻融征南司馬從堅至壽陽（一作春）堅軍敗績乃於陣南奔建康詔曰昔孟明不替終顯厥功豈以一眚而廢才用其以天錫爲左員外散騎常侍又詔曰故太尉西平公張軌著德遐域世襲前勞強兵縱害遂至失守散騎常侍天錫援迹登朝先祀淪替用增矜慨可復天錫西平郡公爵俄拜金紫光祿大夫天錫少有文才流譽遠近雖遐方殊數亦邁人之傑也聞皇京多才欽羨彌至猶在江渚司馬著作（未詳姓氏）往詣之言容鄙陋無可觀聽心甚侮來以遐外可以自固王珣有雋才美譽當時聞而造焉既至天錫見其風神清令言語如流陳

說古今無不貫悉又諳人物氏族中來皆有証據乃遂訢服及歸朝後甚被寵遇朝士以其國亡身虜多共毀之然甚爲孝武所器每入言論無不竟日於時會稽王道子（一作孝武）問其西土所出何物爲美（一作可貴）對曰桑椹甘香鴟鴞華鸐淳酪養性人無妒心其後形神昏喪雖處列位不復被齒遇隆安中會稽世子元顯用事常延致之以爲戲乃以其家負拜廬江太守本官如故桓玄時欲招懷四夷乃用天錫爲護羌校尉涼州刺史尋卒贈鎮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謚悼公子大豫後逃奔河西當呂光時起兵攻姑臧不克爲光所殺（詳其光傳）自張軌以晉永寧九年辛巳歲牧涼州至天錫亡敗之歲歲在丙午凡八主（一作九）七十六年

第七十四卷

就李　項琳之訂
蔣時斐校

說古今無不貫悉又諳人物氏族中來皆有証據乃遂訝服及歸朝後甚被寵遇朝士以其國亡身虜多共毀之然甚爲孝武所器每入言論無不竟日於時會稽王道子（一作孝武）問其西土所出何物爲美（一作可貴）對曰桑椹甘香鴟鴞革嚮淳酪養性人無妬心其後形神昏喪雖處列位不復被齒遇隆安中會稽世子元顯用事常延致之以爲戲弄以其家貧拜廬江太守本官如故桓玄時欲招懷四夷乃用天錫爲護羌校尉涼州刺史尋卒贈鎮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謚悼公子大豫後逃奔河西當呂光時起兵攻姑臧不克爲光所殺（詳具光傳）自張軌以晉永寧九年辛巳歲牧涼州至天錫亡敗之歲歲在丙午凡八主（一作九）七十六年

第七十四卷

就李　項琳之訂
　　蔣時夔校

魏　散騎常侍　崔鴻　撰

張肅

張肅寔之叔父也爲建威將軍西海太守劉曜逼長安肅聞京師危迫請爲先鋒入援寔以肅年老弗許肅曰狐死首丘心不忘本鍾儀在晉楚弁南音肅受晉寵劉符列位揭逆滔天朝廷傾覆肅晏安方裔難至不奮何以爲人臣寔曰門戶受重恩自當合宗效死忠衛社稷以申先

公之志但叔父春秋已高氣力衰竭軍旅之事非耆老之所堪也乃止及聞長安不守愍帝蒙塵悲憤而卒

張璠

張璠祚宗人也爲河州刺史士衆強盛祚猜忌之密遣兵圖璠璠率衆拒之殺祚於萬秋閣遂入姑臧立玄靚爲涼王自爲涼州牧璠性猜惡賞罰皆以愛憎無復綱紀郎中殷郁陳損益諫璠璠曰虎生三日自能食肉不須人教也由是人情不附莫有言者後又謀廢玄靚而自立事未遂間與玄靚同車出城城西橋梁牢壯而三梁忽摧折又數見祚來部從鎧甲舉手指璠云氏奴要當截汝頭璠甚惡之乃日日散錢帛於人以樹私惠而都街殺人朝夕不絕思爲亂者十室而九東苑大冢上忽有流水城北大澤地忽火燃廣延數里乃殺宿嫌牛旋等以應水火之變刺史舊事正旦放鳥璠所放出手輒死有鸛來巢廣夏門彈逐不去自往看之宋混遣弟

澄即於巢所害瓘瓘臨命語澄曰汝荷婚姻而反爲逆皇天后土必當照之我自可死當令汝暨我矣乃先殺妻子三十口而自殺先是太白守輿鬼占者以爲州分當有暴兵瓘欲誅諸宋以厭之而瓘竟爲澄等所殺

嚴氏

嚴氏重華之嫡母也少有志操率下嚴厲慷慨有丈夫之節重華嗣立尊爲太王太后居於永訓宮及天錫僭位仍尊爲太王太后天錫淫昏驕恣不恤民務又不朝於永訓宮從事張虜輿襯切諫且求太覲天錫不納太后尋以憂卒

馬氏

馬氏重華所生母也美姿儀初爲駿昭儀重華嗣位尊爲王太后居於永壽宮會重華卒遺命冊拜世子靈耀爲嗣其庶兄長寧侯祚先與馬氏蒸淫乃密說馬氏以靈耀幼冲須立長君馬氏從之祚遂僭立淫虐不道族人河州刺史瓘起兵誅討領軍趙長等懼罪乃入閤呼馬氏出

謙光殿立玄靚爲主而殺之遂尊爲太王太后

晉興元年卒

閻氏　薛氏

天錫妾閻氏薛氏並不知何許人閻色並有殊寵天錫寢疾謂之曰汝二人將何以報我我死之後豈可更爲人妻乎皆曰尊若不諱妾請效死於前供掃灑於地下耳誓無他志也疾篤二姬皆自刎及疾瘳天錫追悼之以夫人禮葬焉

宋配或作宋酡

宋配字仲業燉煌人也慷慨有大志清素敦朴不好華競形狀短小體有麟甲軌任爲謀主鮮卑若羅扳能爲寇軌以配爲司馬率兵擊之斬扳能俘虜十餘萬屢立戰功及劉曜入寇京都傾覆軌復以配爲前鋒督護帥步騎二萬徑至長安翼衛乘輿折衝左右仕至西平太守

宋混

宋混字玄一燉煌人仕重華驍騎將軍張瓘之誅祚也混起兵應之及瓘擅政苛虐任情乃欲

謀誅諸宋廢玄靚自立混知之與弟澄率衆誅
玄靚以混爲驃騎大將軍尚書令輔政混晝
寢見玄從屋而下奄入柱中其柱狀若火燒掘
之則無所見乃大驚怖因而寢疾玄靚及祖母
馬氏往省之曰將軍萬一不幸寡婦孤兒將何
以託欲以林宗繼將軍可乎混曰臣子林宗幼
弱不堪大任殿下倘未棄臣弟澄政事頗愈
於臣但恐其懦緩機事不稱耳殿下策厲而使
之可也混戒澄及諸子曰吾家受國大恩當以
死報無恃勢位以自驕人又見朝士皆戒之以
忠貞及卒行路之人爲之流涕

宋澄

宋澄字玄安混之弟也混死澄代爲領軍將軍
輔政時以旱祈雨帶石山澄欲登之左右曰世
人云登此山者家破身亡澄曰安有此也策馬
登之馬倒傷足御史房屋柱自燃燋折或曰柱
之爲字也左木右主宋字含木木燋宋破而主
存災之大也宜防之又所乘馬五疋在廐中一

夜髦尾盡禿人曰尾之爲字也上尸下毛髦尾盡禿毛去尸存絶滅之徵也澄曰吉凶在天知可何如澄後燃燈油忽變爲血二歲小兒作爲老公呼曰宋澄斫汝頭又城東水中出火未及一年司馬張邕惡澄專擅起兵殺之盡誅宋氏先是謡曰滅宋者田土子邕一名野至是而應焉

宋矩

宋矩字處規燉煌人也慷慨有志節仕重華爲宛戍都尉石虎遣麻秋等攻大夏大夏護軍梁彧（一作式）執太守宋晏以城應之秋遣晏以書致矩矩既至謂秋曰辭父事君當立功與義苟功義不立當守名節矩終不肯背主覆宗偷生於世也乃先殺妻子自刎而死秋曰義士也命吏人葬之重華嘉其誠節贈振威將軍

宋纖

宋纖字令文（一作艾）燉煌效穀人也少有遠操沉靖不與世交隱居酒泉南山明究經緯弟子受

業三千餘人不應州郡辟命惟與陰顯齊好友善張祚時太守楊宣畫盡其像於閣上出入視之作頌曰爲桃何石爲漱何流身不可見名不可求酒泉太守馬岌高尚之士也具儀威鳴驍鼓造焉纖高樓一作屈鎖重門拒而不見岌嘆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覩吾今而後知先生人中之龍也銘詩於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奇木蓊欝蔚若鄧林其人如玉維國之琛室邇人遐實勞我心纖明究經緯著論語及爲詩頌數萬言年八十篤學不倦祚後遣使者張輿辟爲太子少傅輿逼喻甚切纖喟然嘆曰德非莊生才非干木何敢稽停明命遂隨輿至姑臧祚遣太子大和以執友禮造之纖稱疾不見贈遺一皆不受壽遷太子太傅頃之上疏曰臣受生方外心慕太古生不喜存死不悲沒素有遺屬屬諸知識在山投山臨水投水處澤露形在人親士聲聞書數勿告我家今當命終乞如素願遂不食而卒時年八十二謚曰玄虛

先生

汜瑗

汜瑗字伯玉燉煌人也與同郡宋配陳琠遇相者於路相者曰三人皆二千石然汜生腹有逆風當以兵死而無後瑗仕軌爲中督護東羌校尉韓稚殺秦州刺史張輔舉兵謀叛瑗率衆二萬討稚乃先遺稚書令其速降稚遂率衆迎降未幾瑗爲亂兵所殺

汜勝 晉書作汜騰

汜勝字無忌燉煌人舉孝廉除中郎值天下亂乃去官還鄉里太守張閟造之閉門不見禮遺一無所受嘆曰生於亂世貴而能貧乃可以免家財五十萬悉散之於宗族柴門灌園以琴書自娛軌徵爲府司馬固辭不受曰門一杜其可開乎病兩月而卒

汜禕

汜禕字休臧燉煌人爲福祿令剛直不事上府酒泉太守馬漢遣督郵張休祖劾之休祖謂禕

而君不聞寧逢三千頭虎不逢張休祖手韓怒
以印擊肘而就縛縛訖發印以告事聞休祖坐
不解印擅縛令長以大不敬論韓左遷居延令
後仕寔爲左長史

泥昭

泥昭字嗣先燉煌人也辟州主簿志在理枉申
滯有人於夜中投昭以黃金者昭責而遣之其
人大慙而退

辛攀

攀字懷遠隴西狄道人也父鍾晉尚書郎兄
鑒曠弟寶迅皆以才識著名秦雍爲之諺曰三
龍一門金支玉昆攀年七歲隨父在京師北地
程曉攀之親友目攀而笑曰犁牛駢犢孺子之
謂攀曰戲及人親非雅訓也曉及賓客大奇異
之建安三年爲晉大鴻臚使涼遂留仕軌

辛憑

辛憑字士彥隴西狄道人也仕茂爲燉煌太守
惟有一子髦至狄道省墓遇枹罕護軍辛晏反

叛爲晏所執憑勸茂討晏茂曰髦在彼如何憑曰人臣奉主豈顧子乎茂曰子純臣也乃賜爵關內侯

辛理

辛理隴西人綝弟也恭容貌軌欲奪其妻以寡妹妻之理割鼻自誓軌矣能強大怒徙爲燉煌太守護羌校尉遂以憂[illegible]

江瓊

江瓊字孟琚陳留濟川人[illegible]爲馮翊太守善虫篆詁訓永嘉之亂棄官西奔遂仕於軌子孫因居涼土世傳家業

王橫

王橫太原晉陽人仕軌爲參軍晉室之亂遂奔於武威之姑臧子孫因世居焉

張世度

張世度燉煌人也幼以孝讓著稱遊學京師遇中州大疫鄉人宗族死於京師者十餘人世度年十六收恤殯葬識者嘉之

叛爲晏所執憑勸茂討晏茂曰髦在彼如何憑曰人臣奉主豈顧子乎茂曰子純臣也乃賜爵關內侯

辛理

辛理隴西人綝弟也　貌軌欲奪其妻以寡妹妻之理割鼻自誓　能強大怒徙爲燉煌太守護羌校尉遂以

江瓊

江瓊字孟琚陳留濟州人　[illegible]爲馮翊太守善虫篆詁訓永嘉之亂棄官西奔遂仕於軌子孫因居涼土世傳家業

王橫

王橫太原晉陽人仕軌爲參軍晉室之亂遂奔於武威之姑臧子孫因世居焉

張世度

張世度燉煌人也幼以孝讓著稱遊學京師遇中州大疫鄉人宗族死於京師者十餘人世度年十六收恤殯葬識者嘉之

索孚

索孚字國明燉煌人善射十中八九或謂之曰射有法乎孚曰射之爲法猶人主之治天下也射者弓有強弱矢有銖鍭弓不合度矢不端直主雖逢蒙不能以中才不稱官萬務荒怠雖以堯舜之君亦無以治也駿辟爲參軍時駿議治石田孚諫曰凡爲治者動不逆天機作不破地德昔后稷之播百穀不襄磐石禹決江河不逆流勢人欲徙石爲田還土植穀計所損用亦盈百石所收不過三石而已竊所未安駿怒出爲伊吾都尉累遷至張掖太守後河州刺史張璠鎮枹罕士衆強盛祚猜忌之乃以孚代鎮枹罕爲璠所殺

索襲

索襲字偉祖燉煌人虛靖好學州郡屢徵不就舉孝廉賢良方正皆以疾辭游思陰陽之術著天文地理十餘篇多所啟發不交當世或獨語獨笑或長嘆涕泣或請問不言茂時燉煌太守

[illegible]非[illegible]會[illegible]告[illegible]與言終日樂而忘反出而嘆曰
索先生[illegible]一作[illegible]儒真可以諮大義澹欲行鄉射
之禮請襲爲三老日令四表寧輯將行鄉射之
禮先生年耆望重道冠一時養老之義實繫儒
賢既樹非梧桐而希鸞鳳降翼器謝曹公而冀
蓋公枉駕誠非所謂也然夫子至聖有召即赴
孟軻大德無聘不至蓋欲弘闡大猷敷明道化
故也今之相屈遵道崇教非有爵位意者或可
然乎會病卒時年七十九澹素服會葬贈錢二

萬澹曰世人之所有餘者富貴也目之所好者
五色也耳之所玩者五音也而先生棄衆人之
所收收衆人之所棄味無味於怳惚之際兼重
玄於衆妙之內宅不彌畝而忘忽九州形居塵
俗而棲心天外雖黔婁之高遠莊先之不願蔑
以過之乃謚曰玄居先生

索丞

索丞字伯夷燉煌人善鼓箏悲歌能使喜者墮
淚改調易謳能使戚者起舞當時之人號曰雍

[illegible]淦澹造之與言終日樂而忘反出而嘆曰索先生在十名儒眞可以諮大義澹欲行鄉射之禮請襲爲三老日今四表寧輯將行鄉射之禮先生年耆望重道冠一時養老之義實繫儒賢既樹非梧桐而希鸞鳳降翼器謝曹公而冀蓋公枉駕誠非所謂也然夫子至聖有召即赴孟軻大德無聘不至蓋欲弘闡大猷敷明道化故也今之相屈遵道崇教非有爵位意者或可然乎會病卒時年七十九澹素服會葬贈錢二萬澹曰世人之所有餘者富貴也目之所好者五色也耳之所玩者五音也而先生棄衆人之所收收衆人之所棄味無味於怳惚之際兼重玄於衆妙之內宅不彌畝而忘忽九州形居塵俗而棲心天外雖黔婁之高遠莊先之不願蔑以過之乃謚曰玄居先生

索丞

索丞字伯夷燉煌人善鼓箏悲歌能使喜者墮淚改調易謳能使戚者起舞當時之人號曰雍

[illegible]詹造之與言終日樂而忘反出而嘆曰
索先生（一作武威）[illegible]而眞可以諮大義澹欲行鄉射
之禮請[illegible]（碩德名）[illegible]七日公四表寧輯將行鄉射之
禮先生年耆望重道冠一時養老之義實繫儒
賢既樹非梧桐而希鸞鳳降翼器謝曹公而冀
蓋公枉駕誠非所謂也然夫子至聖有召即赴
孟軻大德無聘不至蓋欲弘闡大猷敷明道化
故也今之相屈遵道崇教非有爵位意者或可
然乎會病卒時年七十九澹素服會葬贈錢二

萬澹曰世人之所有餘者富貴也目之所好者
五色也耳之所玩者五音也而先生棄衆人之
所收收衆人之所棄味無味於怳惚之際兼重
玄於衆妙之內宅不彌畝而忘忽九州形居塵
俗而棲心天外雖黔婁之高遠莊先之不願蔑
以過之乃謚曰玄居先生

索丞

索丞字伯夷燉煌人善鼓箏悲歌能使喜者墮
淚改調易謳能使戚者起舞當時之人號曰雍

門調

索苞

索苞燉煌人有文武材藝舉孝廉除郎中每征伐剋敵敵勇冠三軍時人比之關羽朱澄於金城爲步羌三千人所圍窮守孤違垂當破沒苞以車騎五千奮劍突陣徑入與澄對坐提頭拊掌大笑羌皆佩楯耀刀四面直前苞謂澄曰君但安心觀我擊之乃徐驅弓接矢繞槌射之莫不應弦而倒皆腦楯通中立殺三十餘人創夷者百計羌卽散走稱神

索紞

索紞字叔徵燉煌人少游京師受業太學博綜經籍遂爲通儒明陰陽天文善術數占候知中國將亂避世而歸鄉人從紞占問吉凶門中如市紞曰攻乎異端戒在害已無爲多事多事多患遂詭言虛說無驗乃止唯以占夢爲無悔吝乃不通問者孝廉令狐策夢立氷上與氷下人語紞曰氷上爲陽氷下爲陰陰陽事也如君所

夢迨氷未泮婚姻事也君在氷上與氷下人語爲陽語陰媒介事也君當爲人作媒氷泮而婚成策曰老夫髦矣不爲媒也會太守田豹因策爲子求鄉人張公徵女恰至仲春而成婚郡主簿張宅夢走馬上山還繞舍三周但見松栢不知門處紞曰馬爲離離爲火火禍也人上山爲凶字但見松栢墓門像也不知門處爲無門也三周三期也君後三年必有大禍宅果與寔妻弟賈摹謀反伏誅黃平問紞曰我昨夜夢舍中馬舞數十人向馬拍手此何祥也紞曰馬者火也舞爲火起向馬拍手救火人也平未歸而火作郡功曹張邈常奉使晉州夢狼噉一脚紞曰脚肉被噉爲却字會東虜反遂不果行宋桶夢內中有一人着衣桶一手把兩杖極打之紞占曰內中有人是肉字也肉色赤也兩杖箸象也極打之飽食肉也過三日過三家皆得食肉矣凡所占夢莫不終驗太守陰澹命紞爲西閣祭酒紞辭曰少無山林之操遊學京師交結時賢

希申鄙藝會中國不靖欲養志終年老亦至矣
不求聞達又少不習勤老無吏幹濛汜之年弗
敢聞命澹以東帛禮之月致羊酒年七十五卒
於家（如君所憂一作士如歸妻）

索綏

索綏字士艾燉煌人父戩晉司徒綏家貧好學
幼舉孝廉爲記室祭酒母喪去官又舉秀才爲
儒林祭酒駿命西曹掾集閤內外事付綏著涼
春秋五十卷又作六夷頌命傳十餘篇以著述

之功封平樂亭侯初綏廙東有二角書詣綏大
角朽敗小角有題韋囊角佩一在前一在後以
問索紞紞曰大角朽敗腐棺木也小角有題題
所請一在前前腦也一在後後背也當有凶背
之問時綏父在東居三日而凶問果至重華時
讌羣臣於閑豫庭講論經義顧問綏曰孔子婦
誰家女老聃父字何爲四皓既輔太子住乎還
山乎綏曰孔子婦姓拜官氏女老聃父名乾字
元泉貽則無耳一目不明孤單年七十二無妻

與隣人益壽氏老女野合懷胎八十年乃生老子四皓還不臣尚未悉重華曰卿不知乎四皓死於長安今長安有四皓墓爲不還山也玄靚僭號五年夏六月大旱令諸祈雨之官皆詠雲漢詩綏曰雲漢陳周宣之美非祈旱之文昔周昌之出漢吾丘不賀今辭與事違恐非致澤之意也玄靚乃止

索充

索充燉煌人充憂天上有二棺落於充前以問索紘紘曰棺者戚也當有京師貴人舉君二官者頻再遷俄而司徒書屬太守使舉充太守先署守功曹既舉孝廉充後夢見一虜脫上衣來詣充紘曰虜去上半下半男字也夷狄陰數君婦當生男終如其言

陰澹

陰澹燉煌人豬冠才行忠烈州請爲治中從事澹割身訴枉軌任爲股肱參與機密轉督護參軍武威太守軌保涼州澹之力居多澹嘗從索

紀求占夢書紀曰昔人太學因一父老爲主人其人無所不知又匿名姓有似隱者紀因從父老問占夢之術審測而說實無書也卒不與及駿嗣位澹弟鑒爲鎮軍將軍駿以陰氏門宗強盛而功多也遂忌害之乃諷其主簿魏纂誣鑒謀反逼令自殺於是大失人情既而駿病見鑒爲祟遂死其後三年纂亦病見鑒在側亦死

張諮

張諮燉煌人也仕軌爲著作郎撰涼記八卷多記軌事

張斌

張斌一作賦文字洪茂燉煌人作酒賦文致甚美初舉孝廉夢堅竿中天以問索紀紀曰此未字也既而果停

張植

張植仕駿爲西域校尉與奮威將軍牛霸蠻騎校尉張沖從沙州刺史楊宣征西域時值六月至於流沙無水士卒渴甚死者過半植乃剪髮

肉袒徒跣升壇慟泣祈甫俄而雲起西北甫水成川乃殺所乘馬祭天而去遂平西域以功拜西域都尉重華時石虎使王擢麻秋等攻武威進次金城太守張沖告急植復與奮威牛霸率騎救之城陷引還

李奔

李奔字子完隴西狄道人也奔本名良又妻姓梁駿乃賤之曰卿名良妻姓梁夫妻相同稱子孫將何以目其舅氏昔耿奔以少年立功立事吾今賴卿有同於耿氏乃改名曰奔仕至武衛將軍天水太守封安世亭侯其孫嗣王有涼土遂爲西涼王

常據 一作張璩

常據字元琰燉煌人也年十四拜奉車都尉從梁肅征隴右與王擢遇於那崗相拒十餘日據嘶枚突擊遂大破之由是顯名遷寧戎校尉麻秋之攻枹罕也據固守大城秋率衆圍城上西北隅據使宋脩等拒之短兵接戰俘斬二百餘

人秋衆乃退重蕤時仕爲騎都尉性直敢言見
長寧侯祚與寵臣趙長等結異姓兄弟謀將爲
亂心不平之重華末年有蠭斯虫集安昌門外
緣壁逆行據因諫曰蠭斯是祚小字今乃逆行
災之大者願請出祚以安涼土重蕤曰子孫繁
昌之徵何爲災也吾昨夢祚攝位方委以周公
之事使輔幼子君是何言也及重蕤卒祚果殺
靈耀涼州大亂天錫嗣位遷爲征東將軍秦苻
堅使姚萇等攻涼據率衆二萬軍洪池欲先擊

姚萇須天錫命會萇率甲士三萬爲前驅與據
戰於洪池據兵敗績馬爲亂兵所殺其屬董儒
授之以馬據曰吾三督諸軍再秉節鉞八將禁
旅十總外兵寵任極矣今卒困於此此吾之死
地也尚安之乎乃就帳免胄西向稽首伏劍而
死

馬岌

馬岌仕茂爲參軍劉曜自隴上率兵來擊涼州
大振岌勸茂親出拒之乃出次石頭曜衆引退

及駿嗣位轉爲涼州刺史酒泉太守岌上言酒泉南山卽崑崙之體也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卽謂此山此山上有石室王母堂珠璣鏤飾煥若神宮禹貢崑崙在臨江之西卽此明矣宜立西王母祠以裨朝廷無疆之福駿從之乃爲立祠祀之重華時爲左長史祚旣卽位累遷尚書時災異屢見而祚淫虐滋甚岌以切諫免官後祚慮秦降將王擢反噬乃召岌復位而與之謀密遣人刺擢事竟不克爲擢所殺

張冲

張冲字長思燉煌人家財巨萬悉以散之鄉閭時人爲之謠曰推財不疑張長思趙將麻秋進軍武威冲爲金城太守衆寡不敵遂以城降秋

童巽

童巽字子舉博學有才太守京兆諒舉巽上掾歷主簿功曹諒後卒官巽衰絰送喪道遇寇虜衆皆散走巽以身蔽柩慟哭嘔血賊欲破棺巽叩頭救請頭破血流賊義而釋之由是顯名

車濟

車濟字萬度燉煌人也果毅有大量仕重華爲金城令石虎將麻秋攻陷武威金城太守張沖降之濟守節不爲秋屈秋必欲降之臨之以兵濟辭色不撓曰吾雖才非龐德而受任同之身可殺志不可移乃伏劍而死秋嘉其忠節以禮葬之後重華迎致其喪親臨慟哭贈宜禾都尉

謝艾

謝艾燉煌人仕重華爲主簿兼資文武明識

呿麻秋入寇涼州艾自許破敵乃以爲中堅將軍帥步騎五千擊秋引師出振武夜有二梟鳴於牙中艾曰梟者邀也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剋敵之兆於是進戰遂大破之封爲福祿伯既而以艾爲使持節軍師將軍率步騎三萬進次臨河逆擊麻秋艾乘輜車戴一作冠白帢鳴鼓而行秋遥覩而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矟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左戰帥李偉勸艾乘馬艾不從乃下車踞胡

床指麾處分秋等以爲伏兵發也懼不敢進又遣將緣河截其後秋軍敗走艾乘勝追擊復大破之斬秋將杜勳汲魚俘斬一萬三千級秋單馬奔大夏以功遷太府左長史進封福祿縣侯食邑五千戶帛八千匹麻秋復據枹罕有衆十二萬進屯河南使王擢略地晉興艾復爲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率步騎二萬拒之艾建牙旗盟將士有西北風吹旌旗東南指軍正將軍任遐曰風爲號令今旌旗指敵天所贊也破之必矣乃密令與陽初曰今遣舍人孔章持口論要密將軍可差心腹人詣致珊瑚鞭勒一具遺王擢使王擢狐疑於將軍父子事得施矣軍次神烏王擢與艾前鋒戰敗退遁河南艾遂進擊秋秋遁歸金城艾乃爲表獻晉帝云登三緯地乘六御天靖掃妖氛廣清異類重華以艾枹罕之功甚寵遇之左右疾其賢共相譖毀出爲酒泉太守重華寢疾嬖臣趙長等與長寧侯祚結異姓兄弟艾上疏言權倖用事公室將危乞聽臣

入侍且言長寧侯祚及趙長等將爲亂宜盡逐長等既而疾甚手令徵艾爲衛將軍監中外諸軍事輔政長等匿而不宣祚既僭立追恨殺之先是涼州大風拔木黃霧下塵識者以爲任非其人之象會重華信讒出艾未幾身死嗣子見殺是其應也

張頠

張頠仕天錫爲西域校尉天錫僭位元年頠以舊怨殺麴儉儉臨刑具言取之後頠見白狗以斫之不中頠便倒地不起左右見儉在傍遂暴卒

郭荷

郭荷字承休略陽人也六世祖整漢安順之世公府八辟五徵皆不就州郡之命祚遣使者以安車束帛徵爲博士祭酒使者迫而致之及至署爲太子友荷上疏乞還祚許之遣安車滿輪送還張掖東山年八十四卒謚曰玄德

先生

祁嘉

祁嘉字孔賓酒泉人也少清貧好學年二十餘夜忽聞牕中有聲呼曰祁孔賓祁孔賓隱去來隱去來脩餙人世間甚苦不可諧所得未毛銖所喪如山崖旦而逃去西至燉煌依學宮誦書貧無衣食爲書生厮養以自給遂博通經傳精究大義西遊海渚教授門生百餘人重華徵爲儒林祭酒性和裕教訓不倦依孝經作二九神經在朝卿士郡縣守令彭和正等受業獨拜床下者二千餘人天錫謂爲先生而不名之竟以壽終

張存

張存燉煌人善針存有奴好逃亡存宿行針縮奴脚不得動欲使別更以針解之

春秋第七十五卷

就李項琳之
屠喬孫同訂

先生

祁嘉

祁嘉字孔賓酒泉人也少清貧好學年二十餘夜忽聞牕中有聲呼曰祁孔賓祁孔賓隱去來隱去來脩餘人世間甚苦不可諧所得未毛銖所喪如山崖且而逃去西至燉煌依學官誦書貧無衣食爲書生賣養以自給遂博通經傳精究大義西遊海渚教授門生百餘人重辜徵爲儒林茶酒性和裕教訓不倦依孝經作二九神經在朝卿士郡縣守令彭和正等受業獨拜床下者二千餘人天錫謂爲先生而不名之竟以壽終

張存

張存燉煌人善針存有奴好逃亡存宿行針縮奴脚不得動欲使別更以針解之

春秋第七十五卷

就李 項琳之
屠喬孫 同訂

蜀錄一

春秋卷第七十六

魏 散騎常侍 崔鴻 撰

李特

李特字玄休略陽臨渭人也祖世本巴西宕渠賨氏即廩君之苗裔昔巴郡南部蠻本行五姓皆出於武落鍾離山（即今夷陵郡巴山縣）時山崩有石穴二所一赤如丹一黑如漆有出於赤穴者名曰務相姓巴氏有出於黑穴者凡四姓樊氏曋氏（一作曋一作媓又音審）栢氏鄭氏五姓俱出迭相爭焉未

有君長俱事鬼神乃相與擲劍於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爲廩君四姓莫著而巴氏子務相劍獨懸焉衆皆歎服又以土爲船彫畫之而浮水中曰若其船浮者以爲廩君唯務相船又獨浮因共立之遂稱廩君乘其土船將其徒卒從（一作當）夷水而下至於鹽陽（按今夷陵郡巴山縣清江水一名夷水）鹽水有神女子止廩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願留共居與子俱生可止無行廩君曰吾當爲君求廩地不能止也鹽神暮輒從廩君宿旦即飛去化爲飛蟲諸蟲皆從其飛掩蔽日光天地晝晦廩君欲殺之不可復別又不知天地東西如此者十餘日廩君乃以青縷遺鹽神曰嬰此即宜與汝俱生弗爾且將去汝鹽女受而嬰之廩君至陽山上望膺有青縷者跪而射之中鹽神鹽神死諸蟲與俱飛者皆去天乃開朗（一作明）廩君復乘土船下及夷城夷城石岸嶮曲泉水亦曲望如穴狀廩君疑之歎曰我新從穴中出今又入此柰何岸即爲崩廣三丈餘而階陛相乘廩

君登之岸上有平石方一丈五寸（一作長五尺）廩君休其上投策計筭皆著石焉因立城其旁有而居之四姓皆臣事之是時廩君死魂魄化而爲白虎故巴氏以虎飲人血遂以人爲祠其後種類繁盛秦併天下以爲黔中郡薄賦歛之口歲出錢四十（一作三十）巴人呼賦爲賨（藏宗切）因謂之賨民焉漢高祖爲漢王募賨民平定三秦既而不願出關求還鄉里高祖以其功復同豐沛不供賦稅更名其地爲巴郡土有鹽鐵丹漆之利民用敦阜俗性剽勇好鬼巫又善歌舞高祖愛其舞詔樂府習之今巴渝舞是也漢末張魯居漢中以鬼道教百姓賨民敬信多往奉之值天下大亂李氏自巴西之宕渠遷入漢中楊車坂抄掠行旅百姓患之號爲楊車巴其後繁昌分爲數十姓魏武剋漢中特祖父虎與杜朴胡約楊車李黑等（按三國志作巴七姓夷朴胡賨邑侯杜濩舉巴夷民來附孫盛曰朴音浮濩音戶）將五百餘家歸魏魏武嘉之拜虎等爲將軍遷於略陽（一云洛陽）後徙關內亦萬餘家散居隴

君登之岸上有平石方一丈五寸一作長五尺廩君休其上投策計筭皆著石焉因立城其旁有而居之四姓皆臣事之是時廩君死魂魄化而爲白虎故巴氏以虎飲人血遂以人爲祠其後種類䌛盛秦併天下以爲黔中郡薄賦歛之口歲出錢四十一作三十巴人呼賦爲賨藏宗切因謂之賨民焉漢高祖爲漢王募賨民平定三秦既而不願出關求還鄉里高祖以其功復同豐沛不供賦稅更名其地爲巴郡土有鹽鐵丹漆之利民用敦阜俗性剽勇好鬼巫又善歌舞高祖愛其舞詔樂府習之今巴渝舞是也漢末張魯居漢中以鬼道教百姓賨民敬信多往奉之值天下大亂李氏自巴西之宕渠遷入漢中楊車坂抄掠行旅百姓患之號爲楊車巴其後䌛昌分爲數十姓魏武剋漢中特祖父虎與杜朴胡約楊車李黑等按三國志作巴七姓夷朴胡賨邑侯杜濩舉巴夷民來附孫盛曰朴音浮濩音戶將五百餘家歸魏魏武嘉之拜虎等爲將軍遷於略陽一云洛陽後徙關內亦萬餘家散居隴

右諸郡及三輔弘農所在北地復號之爲巴氐特父慕爲東羌獵將慕近皆驍銳有武幹特少仕州郡見異當時身長八尺雄勇善騎射沉毅有大度晉惠帝元康中氐齊萬年反關西擾亂天水略陽扶風始平諸郡皆被兵寇氐頻年大儉百姓流移就穀相與入漢川者數萬家特隨流民將入巴蜀道路有疾病困厄者特兄弟常營護振救之既至劍閣箕踞太息顧盼險阻曰劉禪有如此之地而面縛於人豈非庸才耶同移者閻或音郁趙肅何巨李遠任回等咸歎異之初流民既至漢中上書以郡土連年軍荒求寄食巴蜀朝議不許遣侍御史李苾持節慰勞且監察之不令入劍閣苾至漢中受流民貨賂反爲表白流民十餘萬口非舟船蜀有倉儲人復豐稔宜令就食朝廷從之由是開關放入漢中布散梁州及三蜀界不可禁止永康元年冬十一月詔徵益州刺史趙廞

右諸郡及三輔弘農所在北地復號之爲巴氐特父慕爲東羌獵將慕兄弟凡有五子輔特庠流驤皆驍銳有武幹特少仕州郡見異當時身長八尺雄勇善騎射沉毅有大度晉惠帝元康中氐齊萬年反關西擾亂天水略陽扶風始平諸郡皆被兵寇氐頻年大儉百姓流移就穀相與入漢川者數萬家特隨流民將入巴蜀道路有疾病困厄者特兄弟常營護振救之既至劍閣箕踞太息顧謂險阻曰劉禪有如此之地而面縛於人豈非庸才耶同移者閻或音郁趙肅何巨李遠任回等咸歎異之初流民既至漢中上書以郡土連年軍荒求寄食巴蜀朝議不許遣侍御史李苾持節慰勞且監察之不令入劍閣苾至漢中受流民貨賂反爲表白流民十餘萬口非漢中一郡所能振贍東下荊州水湍迅險又無舟船蜀有倉儲人復豐稔宜令就食朝廷從之由是開關放入漢中布散梁州及三蜀界不可禁止永康元年冬十一月詔徵益州刺史趙廙

音歆爲大長秋以成都內史中山耿滕代廞爲益州刺史折衝將軍因廞所服佩廞賈后之姻親也聞徵甚懼且以晉室衰弱而趙星黃占曰星黃者主陰懷異計蜀土四塞可以自安遂與犍爲太守李苾汶山太守霍固西夷校尉陳總據成都叛潛有劉氏割據之志乃傾倉廩賑施流民以收衆心見特兄弟材武與巴同郡黨類皆巴西人率多勇壯厚卹遇之以爲爪牙特等憑恃廞勢聚衆專爲劫盜蜀民患之滕數密表流民剛剽一作剛戇蜀人懦弱客主不能相制必爲亂階宜遷還其本土不者與東三郡險地觀其情態漸不可長恐秦雍之禍更移於梁益矣又言倉廩空虛無以應敵萬一告急必貽聖朝西顧之憂廞聞而惡之時成都治少城益州治太城廞猶在太城未去益州被詔書已遣文武千餘人往迎滕滕以廞未出州故在郡廞募庠黨羅安王利等劫滕大敗於廣漢宣化亭殺傳詔者滕欲入州功曹陳恂諫曰今州郡並治兵構怨

音歆爲大長秋以成都內史中山耿滕代廞爲益州刺史折衝將軍因廞所服佩廞賈后之姻親也聞徵甚懼且以晉室衰弱而趙星黃占曰星黃者主陰懷異計蜀土四塞可以自安遂與犍爲太守李苾汶山太守霍固西夷校尉陳總據成都叛潛有劉氏割據之志乃傾倉廩賑施流民以收衆心見特兄弟材武與巴同郡黨類皆巴西人率多勇壯厚卹遇之以爲爪牙特等憑恃廞勢聚衆專爲劫盜蜀民患之滕數密表流民剛剽一作剛戇蜀人懦弱客主不能相制必爲亂階宜遷還其本土不者與東三郡險地觀其情態漸不可長恐秦雍之禍更移於梁益矣又言倉廩空虛無以應敵萬一告急必貽聖朝西顧之憂廞聞而惡之時成都治少城益州治太城廞猶在太城未去益州被詔書已遣文武千餘人往迎滕滕以廞未出州故在郡廞募庠黨羅安王利等劫滕大敗於廣漢宣化亭殺傳詔者滕欲入州功曹陳恂諫曰今州郡並治兵構怨

日深入城必有大禍不如安住少城以觀其變
乃檄諸縣合村堡以備泰氏陳西夷行至且當
待之不爾可退保犍爲西渡江源以防非常滕
不從是月遂率衆入城登西門厥遣親近代茂
攻滕茂告之而去厥又遣兵逆擊與滕戰於西
門滕敗死郡吏皆竄走惟陳恂面縛請厥請滕
喪厥義而許之厥又遣兵逆西夷校尉陳總總
至江陽聞厥有異志主簿蜀郡趙模曰今州郡
不協必生大變當速行赴之府是兵要助順討

逆誰敢動者總更緣道停留比至南安魚涪津
已過厥軍模白總散財募士以拒戰若克州軍
則州可得不克順流而退必無害也總曰趙益
州忿耿侯故殺之與吾無嫌何爲如此模曰今
州起事必當殺君以立威雖不戰無益也言至
垂涕總不聽衆遂自潰總逃草中模著總服格
戰厥兵殺模見其非是更搜求得總殺之厥自
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署置僚屬改易守令
以武陽令蜀郡杜淑別駕張粲巴西張龜西夷

日深入城必有大禍不如安住少城以觀其變乃檄諸縣合村堡以備泰氐陳西夷行至且當待之不爾可退保犍爲西渡江源以防非常滕不從是月遂率衆入城登西門厥道親近伐茂攻滕茂告之而去厥又遣兵逆擊與滕戰於西門滕敗死郡吏皆竄走惟陳恂面縛請厥請滕喪厥義而許之厥又遣兵逆西夷校尉陳總總至江陽聞厥有異志主簿蜀郡趙模曰今州郡不協必生大變當速行赴之府是兵要助順討逆誰敢動者總更緣道停留比至南安魚涪津已遇厥軍模白總散財募士以拒戰若克州軍則州可得不克順流而退必無害也總曰趙益州忿耿侯故殺之與吾無嫌何爲如此模曰今州起事必當殺君以立威雖不戰無益也言至垂涕總不聽衆遂自潰總逃草中模著總服格戰厥兵殺模見其非是更搜求得總殺之厥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署置僚屬改易守令以武陽令蜀郡杜淑別駕張裔巴西張龜西夷

司馬龔尼江源令犍爲費遠等爲左右長史司馬參軍召臨邛令涪陵許舜爲牙門將召諸王官莫敢不往又以廣漢太守張微汶山太守楊邠成都令費立爲軍諮祭酒永寧元年春正月庠與兄弟流驤帥妹婿李含天水任回上官惇（惇華陽國志作晶）扶風李攀始平費佗氐苻成隗伯董勝等以四千騎歸厥厥以庠爲威寇將軍封陽泉亭侯委以心膂使招合六郡壯勇以斷北道庠本東羌良將且驍勇得衆心素曉軍法不用庵幡舉矛爲行伍斬部下不用命者三人部陣肅然厥惡其寡整欲殺之而未言長史杜淑司馬張褒說厥曰傳云五大不赶邊將軍起兵始爾而遽遣李庠握彊兵於外愚竊惑焉且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倒戈授人窮以爲不可願將軍圖之厥斂容謝曰卿言正合吾意可謂起予者商此天使卿等成吾事也會庠在門請見厥大悅引見之庠欲觀厥意旨再拜進曰今中國大亂無復綱紀晉室不可復興明公道格天地德

被褒區湯武之事實在今日宜應天時順人心拯百姓於塗炭使物情知有所歸則天下可定非但庸蜀而已也廞怒曰此豈人臣所宜言令淑等議之淑粲因白廞以庠大逆不道當棄市遂於會所斬庠及其兄子弘宗族三十餘人皆見殺時特與流皆將兵在外廞慮其爲變遣人撫慰之曰庠非所宜言罪應至死兄弟罪不相及復以特流爲督將安慰衆心併以庠坐還特其夜特流徹衆歸綿竹廞遣故陰平令張衡外

遣費恕因就綏納皆爲特所殺廞牙門許弇求爲巴東監軍杜淑張粲固執不許弇怒於廞閣下手刃淑粲淑粲左右復殺弇三人皆廞之心腹也廞由是遂衰又恐朝廷討已遣長史費遠蜀郡太守李苾督護常俊督萬餘人斷北道次綿竹之石亭特密收兵得七千餘人夜襲遠等遠等大敗因放火燒之死者什八九遂進攻成都廞聞兵至驚懼不知所爲費遠李苾及軍諮祭酒張微一作徽又音徵夜斬關出奔文武盡散廞獨

與妻子乘小船走至廣都爲其部下朱竺所殺
特入成都縱兵大掠殺西夷護軍姜發長史袁
洽及廞所置守宰長吏遣牙門王角李基詣洛
陽陳廞罪狀先是凉州刺史羅尚聞趙廞叛上
表稱廞非雄才又蜀人不願爲亂事終無成願
往征之惠帝詔拜尚爲平西將軍領護西夷校
尉益州刺史督牙門王敦上庸都尉義歆蜀郡
太守[illegible]廣漢太守辛冉等率七千餘人入蜀
[illegible]尚來甚懼侯弟驤於道奉迎并獻寶物

尚悅以驤爲騎督特流復以牛酒勞尚於綿竹
王敦辛冉說尚曰特等流民專爲盜賊急宜梟
除可因會斬之不然後必爲患尚不從冉先與
特有舊因謂特曰故人相逢不吉當凶矣特深
自猜懼三月尚至成都初朝廷符下秦雍州凡
流民入漢川者皆令所在召還又遣御史馮該
張昌督之特兄輔素留略陽託言迎家既至蜀
謂特曰中國方亂不足復還特以爲然遂有雄
據巴蜀之意累遣天水閻彧詣羅尚求權停至

與妻子乘小船走至廣都爲其部下朱竺所殺特入成都縱兵大掠殺西夷護軍姜發長史袁洽及廞所置守宰長吏遣牙門王角李基詣洛陽陳廞罪狀先是凉州刺史羅尚聞趙廞叛上表稱廞非雄才又蜀人不願爲亂事終無成願往征之惠帝詔拜尚爲平西將軍領護西夷校尉益州刺史督牙門王敦上庸都尉義歆蜀郡太[illegible]

守徐佺廣漢特等聞尚來甚懼使弟驤於道奉迎獻寶物

尚悅以驤爲騎督特流復以牛酒勞尚於綿竹王敦辛冉說尚曰特等流民專爲盜賊急宜梟除可因會斬之不然後必爲患尚不從冉先與特有舊因謂特曰故人相逢不吉當凶矣特深自猜懼三月尚至成都初朝廷符下秦雍州凡流民入漢川者皆令所在召還又遣御史馮該張昌督之特兄輔素留略陽託言迎家既至蜀謂特曰中國方亂不足復還特以爲然遂有雄據巴蜀之意累遣天水閻彧詣羅尚求權停至

秋又納賂於尚及該尚該許之會朝廷論討趙
廞功拜特宣威將軍封長洛一作樂鄉侯流奮威
將軍封武陽鄉侯璽書下益州條列六郡流民
與特協同討廞者將加功賞廣漢太守辛冉以
非次見徵不願應召又欲以滅廞爲已功乃寢
朝命不以實上衆咸怨之尚又遣從事催督遣
流民限七月上道特等固請求停至秋收時流
民布在梁益爲人傭力鬬州郡偪遣人人愁怨
不知所爲且水潦方盛年穀未登無以爲行資
特復遣閻咸詢尚求停至冬辛冉及犍爲太守
李苾以爲不可尚舉別駕蜀郡杜弢秀才咸爲
弢說逼移利害弢亦欲寬流民一年尚用冉苾
之謀不從弢乃致秀才板出還家冉性貪暴欲
殺流民首領取其資貨乃與苾白尚言流民前
因趙廞之亂多所剽掠宜因移徙設關以奪取
之尚移檄令梓潼太守張演於諸要施關搜索
寶貨特兄弟數爲流民請留流民皆感而特之
多相率歸特特乃結大營於緜竹以處流民且

遺辛冉求自寬冉大怒遣人分勝通衢購募特
兄弟許以重賞特見之大懼悉取以歸與弟驤
收其購云能送六郡首豪李任閻趙楊上官及
氐叟侯王一首者賞百疋流民既不樂移咸往
歸特騁馬屬鞬同聲雲集旬月之間衆至二萬
流亦聚衆數千人特復遣閻彧詣羅尚求申期
彧既至見冉營柵衝要謀拚流民歎曰無冤而
城警必保焉民心方危今而速之亂將作矣又
知冉苾意不可囲遂辭尚歸緜竹尚謂彧曰子
宜以吾意告諸流民今聽寛矣彧曰明公惑於
奸說恐無寛理弱而不可輕者民也今促之不
以理衆怒難犯恐爲禍不淺尚曰然吾不欺子
子其行矣彧至緜竹言於特曰尚雖云然未可
必信也何者尚威信一作刑不立冉等各擁強兵
一旦爲變亦非尚所能制深宜爲備特從之冬
十月特分爲二營特居北營流居東營繕甲厲
兵戒嚴以待之冉苾相與謀曰羅侯貪而無斷
日復一日令流民得展奸計李特兄弟並有雄

才吾屬將爲豎子虜矣宜爲決計羅侯不足復問也乃遣廣漢都尉曾元牙門張顯劉並等潛帥步騎三萬襲特營羅尚聞之亦遣督護田佐助元特素知之元等至特安卧不動待其衆半入發伏擊之殺傷甚衆殺田佐曾元張顯傳首以示尚冉尚謂將佐曰此虜成去矣而廣漢不用吾言以張賊勢今若之何是時杜弢自湘中與監軍柳純書曰前諸人不能寬李特一年又不以徐士稚爲汶山太守而屯故如此謂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斯言有似然必以不杜漸爲恨者流民初西當承詔書閉關不入其次易代趙廞選宜內遣平西綿竹之會聽王敦之計少可以寧毫厘之差正彼之謂也於是六郡流民推特爲主特命六郡民部曲督李含上邽令任臧始昌令閻彧諫議大夫李攀陳倉令李武陰平令李遠將兵都尉楊褒等上書請依梁統奉竇融故事推特行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流及兄輔弟驤皆號爲將軍以相統鎮於是進兵攻辛

冉於廣漢冉衆出戰特屢敗之尚遣李苾及費遠率衆救冉畏特不敢進冉智力俱困出奔德陽（晉書作江陽）特入據廣漢以李超爲太守進兵攻尚於成都尚以書諭閻彧彧復書曰辛冉傾巧曾元小豎李叔平非將佐之才彧前爲節下及杜景文論流徙之宜人懷桑梓孰不願之但往日初至隨穀傭賃一室五分復值秋潦乞須冬熟而信用讒搆終不見聽繩之太過窮鹿抵虎流民不肯延頸受刀以致爲變即聽彧言寬使治嚴不過去秋九月盡集十月進道今還鄉里何有如此也彧又陳特兄弟立功王室以寧益土尚覽書知特等將有大志嬰城固守特乃自稱使持節大都督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一依竇融在河西故事兄輔爲驃騎將軍弟驤爲驍騎將軍弟流行鎮東大將軍號東督護長子始爲武威將軍次子蕩爲鎮軍將軍少子雄爲前將軍李含爲西夷校尉含長子國次子離任回李恭上官晶李攀費佗等爲將帥任臧上官悖

楊褒楊珪王達麴歆等爲爪牙李遠李博夕斌嚴檉上官琦李濤王懷等爲僚屬閻彧爲謀主何巨趙肅爲腹心時羅尚貪殘日甚爲百姓患而特與蜀民約法三章施捨賑貸禮賢拔滯軍政肅然蜀民大悅爲之謠曰李特猶可羅尚殺我平西將軍反更爲禍尚頻爲特所敗乃阻長圍緣郫水作營壘自都安至犍爲連延七百里與特相持因求救於梁寧二州及南夷校尉李毅太安元年春正月羅尚遣牙門夏斥攻特於立石失利夏四月征西將軍太尉河間王司馬顒遣督護衙博討特博進次梓潼朝廷復以前廣漢太守張微爲廣漢太守軍於德陽南夷校尉李毅亦遣傁兵五千助尚尚遣督護張龜督四十牙門軍於緐城博潛遣參軍蒙紹誘特降尚遺博書曰昔年得李流牋降心欵欵由時威帖得還爲寇聞特誠於下吏而流驤七八千人來寇日至凶奸之態詭譎不測不可不重以待之也博不從特使其子鎮軍將軍蕩等襲博而

自將擊龜破之蕩敗博兵於陽沔梓潼太守張演委倉庫走巴西郡丞毛植五官襄珍舉郡降特蕩進攻博於葭萌博走其衆盡降群下推特爲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諸軍事大都督大將軍秋八月特攻破德陽殺郡守張微初特屢敗微軍未克議欲釋微還涪諸將進曰微軍連戰士卒傷滅知勇俱竭宜因其弊遂擒之若舍而寬之微養病收亡餘衆更合啚之未易也特從之復進攻微微潰圍走遣將水陸追之遂害微生擒微子存以微喪還之特以別將騫碩爲德陽太守碩略地至巴郡之墊江初特之攻張微也使弟駪騎將軍驤與任回李攀李恭屯軍毗橋以備羅尚尚遣軍挑戰驤擊破之尚又遣數千人出戰驤又破陷之遂進攻成都大獲器械攻燒其門流進軍成都之北尚遣別將張興僞降於驤以觀虛實時驤軍不過二千人興夜歸白尚尚遣精勇萬人銜枚隨興夜襲驤營李攀逆戰死之驤及將士奔於流柵併力廻攻尚軍

大破之尚軍擾亂失其器甲還者十二三先是衙博之敗朝廷更用許雄爲梁州刺史征西將軍雄數遣軍攻特特陷破之備險不得進河間王司馬顒欲遣監軍劉沉將兵西征以中國有事不果而南夷校尉李毅所遣傻兵亦數挫敗特勢轉盛於是建寧大姓李叡毛詵逐太守杜俊朱提大姓李猛逐太守雍約以兵應特衆各數萬南夷校尉李毅討破之斬詵李猛奉戕降毅而辭意不遜毅誘而殺之建初元年春正月朔特潛渡江擊破羅尚水上軍特從盎底渡黨徒從赤水渡入郫及水西南緣江守軍皆散走進寇成都蜀郡太守徐儉以少城降特入據之惟取馬以供軍餘無侵掠赦其境內改元建初特以李璜（載記作瑾）爲蜀郡太守撫慰其衆尚據太城自守流進屯江西之檢上尚懼遣使求和蜀民危懼並結村塢送欵於特特遣使安撫之乃以軍中穀少遣六郡流民分口入城且於諸塢就食壯勇督領村塢流言於特曰殿下神武已

剋少城然諸塢新附人心未固且山藪窮荒糧杖不多宜錄州郡大姓子弟以爲質任送付廣漢繫之二營收集猛銳嚴爲防衛又與司馬上官悖曰納降若待敵不可易也前將軍雄亦以爲言特大怒曰大事已定但當安民何爲更逆加疑忌之心使之離叛乎益州兵曹從事蜀郡任叡（華陽國志作任明督冊府作任明）說尚曰特既囪逆侵暴百姓又分散人衆在諸村塢就食驕怠無備殆天亡特之秋也（晉書作是天亡之時也）宜密約諸塢刻期同發內外擊之破之必矣尚從之使叡夜縋出城宣告諸村塢期以二月十日同時討特手書隱語曰在彼揚水叡先僞詣特降究觀虛實特問城中人情何如叡曰糧儲已欲盡但餘貨帛耳因求出省家特與敕信叡還報尚尚如期出軍討特諸塢亦許一時赴會二月朝廷遣荊州刺史宋岱建平太守孫阜率水軍三萬救尚岱以阜爲前鋒進次德陽特遣蕩督蜀郡太守李璜玏德陽太守騫碩（一作任臧）拒阜阜等軍勢甚盛諸

塢皆有二心尚遣大衆掩襲特營諸塢皆應之連戰二日衆少不敵特軍大敗收合餘衆引趣新絛尚軍引還特復追之轉戰三十餘里尚出大軍逆戰至於官桑特軍敗績斬特及李輔李遠皆焚其屍傳首洛陽特在位一年其子雄僭稱成都王追謚景王及稱尊號追謚曰景皇帝廟號始祖

春秋第七十六卷

屠喬孫校